

後漢書

廿八

漢書門			
一	三	五	號
三	〇	五	架
〇	五	架	册

內閣文庫			
一	三	五	漢書類
三	〇	五	架册
八	〇	五	函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35	
册數	30	(28)	
函號	280	8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後漢書列傳第七十一

宋 宣城太守范曄 撰

唐 章懷太子 賢 註

獨行傳

孔子曰與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

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道謂之中庸言若不得中庸之人與之居必

也須得狂狷之人

又云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此是錄論語者因夫子之言而釋狂狷之人也

蓋失於周全之道而取諸偏至之端者也然則有所不為亦將

有所必為者矣既云進取亦將有所不取者矣如此性尚分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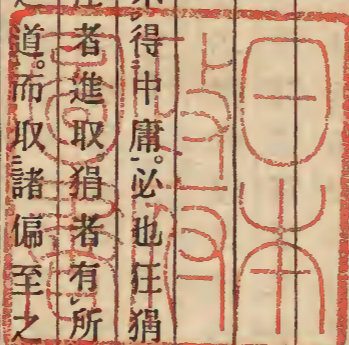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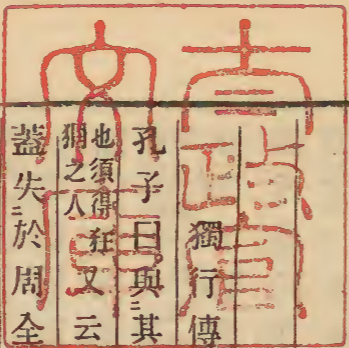
為否異適矣人之好尚不同或為或否各有所適中世偏行一介之夫能成名立方

者蓋亦眾也或志剛金石而剖析於強禦謂劉茂高福也或意嚴冬霜

而甘心於小諒戴就陸繆彤李亦有結朋協好幽明共心范式張蹈義

陵險死生等節善也雖事非通圓良其風軌有足懷者而情

迹殊雜難為條品片辭特趣不足區別措之則事或有遺措置也



載之則貫序無統。以其名體雖殊。而操行俱絕。故總為獨行篇焉。庶備諸闕文。紀志漏脫云爾。

譙玄字君黃。巴郡閬中人也。少好學。能說易春秋。仕於州郡。成

帝永始二年。有日食之災。乃詔舉敦樸遜讓。有行義者各一人。州舉玄詣公車。對策高第。拜議郎。帝始作期門。數為微行。前書武帝

後專寵懷忌。皇太子多橫夭折。玄上書諫曰。臣聞王者承天繼宗。統極保業。延祚莫急胤嗣。故易有幹蠱之義。詩詠衆多之福。微行常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也成帝微行亦然故言始也

立。天下屬望。而不惟社稷之計。專念微行之事。愛幸用於所惑。曲意留於非正。竊聞後宮。皇太子產而不育。前書成帝宮人曹偉能及許美人皆生子趙昭儀皆令殺也

脩。則患生非常。忽有醉酒狂夫。分爭道路。既無尊嚴之儀。豈識

上下之別。此為胡狄起於轂下。而賊亂發於左右也。願陛下念

天下至重。愛金玉之身。均九女之施。九女詳見崔琦傳存無窮之福。天

下幸甚。時數有災異。玄輒陳其變。既不省納。故久稽郎官。後遷

太常丞。以弟服去職。平帝元始元年。日食。又詔公卿舉敦朴直言。大鴻臚左成舉玄。詣公車對策。復拜議郎。遷中散大夫。四年

選明達政事。能班化風俗者八人。時並舉玄為繡衣使者。前書御史大夫領繡衣直指出討姦猾理大獄武帝所制不常置持節與太僕任暉等分行天下。觀覽風

俗。所至專行誅賞。事未及終。而王莽居攝。玄於是縱使者車。縱捨

變易姓名。閒竄歸家。間私也因以隱遁。後公孫述僭號於蜀。連聘不詣。述乃遣使者備禮徵之。若玄不肯起。便賜以毒藥。太守乃自齎壘書至。玄廬曰。君高節已著。朝廷垂意。誠不宜復辭。自招凶禍。玄仰天歎曰。唐堯大聖。許由恥仕。周武至德。伯夷守餓。彼獨何人。我亦何人。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

血叩頭於太守曰。方今國家東有嚴敵。兵師四出。國用軍資或不常充足。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為請。述聽許之。玄遂隱藏田野。終述之世。時兵戈累年。莫能脩尚學業。玄獨訓諸子。勤習經書。建武十一年卒。明年天下平定。玄弟慶。以狀詣闕。自陳。光武美之。策詔本郡祠以中牢。赦所在還。玄家錢。時亦有健為費貽。不肯仕。述○劉攽曰。按文亦字。乃合在不字上。乃漆身為厲。陽狂以避之。退藏山藪十餘年。述破後。仕至合浦太守。瑛善說易。以授顯宗。為北宮衛士令。漢官儀曰。北宮衛士令一人。秩六百石。

李業字巨游。廣漢梓潼人也。少有志操。介特習魯詩。師博士許晃。元始中。舉明經。除為郎。元始平帝年也。會王莽居攝。業以病去官。杜門不應州郡之命。太守劉咸強召之。業乃載病詣門。咸怒。出教曰。賢者不避害。譬猶擊弩射市。薄命者先死。聞業名稱。故欲與之為治。而反託疾乎。令詣獄養病。欲殺之。客有說咸曰。趙殺鳴

犢。孔子臨河而逝。

史記曰。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賈命也。夫。子貢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寶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丘聞之也。列胎殺天。則麒麟不至。竭澤而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夫未聞求賢而脅以牢獄者。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避之。而況乎丘哉。乃還也。

也。咸乃出之。因舉方正。王莽以業為酒士。王莽時。官酤酒。故置酒士也。病不

之官。遂隱藏山谷。絕匿名迹。終莽之世。及公孫述僭號。素聞業

賢。徵之。欲以為博士。業固疾不起。數年。述羞不致之。乃使大鴻

臚尹融持毒酒。奉詔命以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之

以藥。融譬旨曰。方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試於

不測之淵乎。朝廷貪慕名德。曠官缺位。于今七年。四時珍御。不

以忘君。宜上奉知己。下為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今數年不

起。猜疑寇心。凶禍立加。非計之得者也。業乃歎曰。危國不入。亂

國不居。論語。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親於其身。為不善者。義所不

從。君子見危授命。論語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又曰。君子見危授命。見得思義。何乃誘以高位



重餌哉。融見業辭志不屈。復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丈夫斷之於心久矣。何妻子之為。遂飲毒而死。述聞業死。大驚。又恥有殺賢之名。乃遣使弔祠。賻贈百匹。業子暈逃辭不受。蜀平。光武下詔表其閭。益部紀載其高節。圖畫形像。初平帝時。蜀郡王皓為美陽令。王嘉為郎。王莽篡位。並棄官西歸。及公孫述稱帝。遣使徵皓嘉。恐不至。遂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況於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之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是時健為任永君。業同郡馮信。並好學博古。公孫述連徵命。待以高位。皆託青盲。以避世難。永妻淫於前。匿情無言。見子入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姦通。及聞述誅。皆盥洗更視曰。世適平。目即清。淫者自殺。光武聞而徵之。並會病卒。

劉茂字子衛。太原晉陽人也。少孤。獨與母居。家貧。以筋力致養。孝行著於鄉里。及長。能習禮經。教授常數百人。哀帝時。察孝廉。

再遷五原屬國候。遭母憂。去官。服竟。後為沮陽令。沮陽縣屬上谷郡。故城在今城。

州東沮音阻。會王莽篡位。茂棄官。避世弘農山中。教授。建武二年。歸

為郡門下掾。時赤眉二十餘萬眾攻郡縣。殺長吏及府掾史。茂

負太守孫福。踰牆藏空穴中。得免。其暮俱奔孟縣。今并州孟縣也。晝則

逃隱。夜求糧食。積百餘日。賊去。乃得歸府。明年。詔書求天下義

士。福言。茂曰。臣前為赤眉所攻。吏民壞亂。奔走趣山。臣為賊所

圍。命如絲髮。賴茂負臣踰城。出保孟縣。茂與弟觸冒兵刃。緣山

負食。臣及妻子得度。死命節義尤高。宜蒙表擢。以厲義士。詔書

即徵茂。拜議郎。遷宗正丞。續漢書宗正丞一人。比千石也。後拜侍中。卒。官。元初中。

鮮卑數百餘騎寇漁陽。太守張顯率吏士追出塞。遙望虜營。烟

火急趣之。兵馬掾嚴授慮有伏兵。苦諫止。不聽。顯賊令進。授不

獲。已前戰。伏兵發。授身被十創。歿於陣。顯拔刃追散兵。不能制。



虜射中顯。主簿衛福功曹徐咸遽起之。顯遂墮馬。福以身擁蔽。虜并殺之。朝廷愍授等節。詔書褒歎。厚加賞賜。各除子一人為郎中。永初二年。劇賊畢豪等入平原界。縣令劉雄將吏士乘船追之。至厭次河。厭次縣之河也。與賊合戰。雄敗。執雄以矛刺之。時小吏所輔之後也。漢有所忠為諫議大夫。前叩頭求哀。願以身代雄。豪等縱雄而刺輔。貫心洞背即死。東郡太守捕得豪等。具以狀上。詔書追傷之。賜錢二十萬。除父奉為郎中。

溫字次房。太原祁人也。仕州從事。建武二年。騎都尉弓里戍弓里姓也。將兵平定北州。到太原。歷訪英俊大人。問以策謀。戍見序奇之。上疏薦焉。於是徵為侍御史。遷武陵都尉。病免官。六年。拜謁者。遷護羌校尉。序行部至襄武。為隗囂別將苟宇所拘。劫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并威同力。天下可圖也。序曰。受國重任。分當效死。義不貪生。苟背恩德。宇等復曉譬之。序素有氣力。大怒。叱

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撻殺數人。賊眾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鬚於口。顧左右曰。既為賊所迫殺。無令鬚汙土。遂伏劍而死。序主簿韓遵從事王忠持屍歸斂。光武聞而憐之。命忠送喪到洛陽。賜城傍為冢地。賻穀千斛。緣五百匹。除三子為郎中。長子壽。服竟為鄒平侯相。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里。壽即棄官。上書乞骸骨歸葬。帝許之。乃反舊塋焉。序墓在今并州祁縣西北。

彭脩字子陽。會稽毗陵人也。毗陵今常州晉陵縣也。吳地記曰。本名延陵。吳王諸樊封季札。漢改曰毗陵。年十五。時父為郡吏。得休休假也。與脩俱歸。道為盜所劫。脩困迫。乃拔佩刀。前持盜帥曰。父辱子死。卿不顧死邪。盜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也。不宜逼之。遂辭謝而去。鄉黨稱其名。後仕郡為功曹。時西部都尉宰黽行太守事。應劭漢官曰。都尉秦官也。本名郡尉。掌佐太守。典其武職。秩比二千石。孝景時更名都尉。以微過。收吳縣獄吏。將殺之。主簿鍾離意爭諫甚切。黽怒。使收縛



意欲案之。掾史莫敢諫。脩排閣直入。拜於庭曰。明府發雷震於主簿。請聞其過。電曰。受教三日。初不奉行。廢命不忠。豈非過邪。脩因拜曰。昔任座面折文侯。

解見文苑

稱衡傳朱雲攀毀欄檻。

前書成帝時朱雲上

賢君。主簿為忠臣。電遂原意。罰黃獄吏罪。後州辟從事。時賊張

書請以尙方斬馬劍斬張禹。上欲殺之。雲攀折殿檻。西京雜記云。攀折玉檻。

子林等數百人作亂。郡言州請脩守吳令。脩與太守俱出討賊。賊望見車馬。競交射之。飛矢雨集。脩障扞太守。而為流矢所中。

死。太守得全。賊素聞其恩信。即殺弩中脩者。餘悉皆降散。言曰。自為彭君。故降。不為太守。服也。

索盧放字君陽。索盧姓也東郡人也。以尙書教授千餘人。初署郡門下掾。更始時。使者督行郡國。太守有事。當就斬刑。放前言曰。今

天下所以苦毒王氏。歸心皇漢者。實以聖政寬仁故也。而傳車所過。未聞恩澤。太守受誅。誠不敢言。但恐天下惶懼。各生疑變。

夫使功者不如使過。若秦穆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願以身代太守之命。遂前就

斬。使者義而赦之。由是顯名。建武六年。徵為洛陽令。政有能名。以病乞身。徙諫議大夫。數納忠言。後以疾去。建武末。復徵不起。

光武使人興之。見於南宮雲臺。賜穀二千斛。遣歸。除子為太子中庶子。卒於家。續漢書曰。太子中庶子秩六百石。

周嘉字愚文。汝南安城人也。高祖父燕。宣帝時。為郡決曹掾。太守欲枉殺人。燕諫不聽。遂殺囚。而黜燕。囚家守闕稱冤。詔遣覆

考。燕見太守曰。願謹定文書。皆著燕名。府君但言時病而已。出謂掾史曰。諸君被問。悉當以罪推燕。如有一言及於府君。燕手

劍相刃。使乃收燕。劉放曰。案文少一者字。繫獄。屢被掠楚。辭無屈撓。當下蠶室。

乃歎曰。我平王之後。正公玄孫。謝承書曰。燕字少卿。其先出自周平王之。後漢與紹嗣。封為正公。食茶於汝墳也。豈可以刀鋸之餘。下見先君。遂不食而死。燕有五子。皆至刺史。太守嘉仕郡為主簿。王莽末。群賊入汝陽城。嘉從太守何敞討

賊傲為流矢所中。郡兵奔北。賊圍繞數十重。白刃交集。嘉乃擁
 敵。以身扞之。因呵賊曰。卿曹皆人隸也。為賊既逆。豈有還害其
 君者邪。嘉請以死贖君命。因仰天號泣。群賊於是兩兩相視曰。
 此義士也。給其車馬。遣送之。後太守寇恂。舉為孝廉。拜尚書侍
 郎。光武引見。問以遭難之事。嘉對曰。太守被傷。命懸寇手。臣實
 驚怯。不能死難。帝曰。此長者也。詔嘉尚公主。嘉稱病篤。不肯當。
 稍遷零陵太守。視事七年卒。零陵頌其遺愛。吏民為立祠焉。嘉
 從弟暢字伯持。性仁慈。為河南尹。永初二年夏旱。久禱無應。暢
 因收葬洛城傍。客死骸骨。凡萬餘人。應時澍雨。歲乃豐稔。位至
 光祿勳。

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一名汜。少遊太學。為諸生。與汝南
 張劭為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
 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見其子也。孺子稚子也。乃共剋期日。後期方至。元

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
 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爾醞酒。至
 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式仕為郡功曹。後元伯寢
 疾篤。同郡邳君章。股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
 吾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
 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而卒。式忽
 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
 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恍然覺寤。悲歎泣下。具告
 太守。請往奔喪。太守雖心不信。而重違其情。許之。式便服朋友
 之服。禮喪服要記曰。朋友在。它國袒免。歸則已。注云。謂無親者。為之主。喪服。又曰。朋友麻。注云。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為服。細之。經帶。投其
 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窆下。棺也。而柩
 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有素車
 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言

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為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為脩墳樹。然後乃去。後到京師。受業太學。時諸生長沙陳平子。亦同在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死。吾歿後。但以屍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為書。以遺巨卿。既終。妻從其言。時式出行。適還省書。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掛哭。以為死友。乃營護平子妻兒。身自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書於柩上。哭別而去。其兄弟聞之。尋求不復見。長沙上計掾史到京師。上書表式行狀。三府並辟。不應。舉州茂才。四遷荊州刺史。友人南陽孔嵩家貧親老。乃變名姓。備為新野縣阿里街卒。里名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為導騎迎式。導引之騎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邪。對之歎息。語及平生。曰。昔與子俱曳長裾。遊集帝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

卒伍。不亦惜乎。嵩曰。侯嬴長守於賤業。

史記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卒。魏公子聞之。往請飲。

厚遺之。不肯受。曰。臣脩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受公子財。

長門肆志於抱關。

解見張皓傳也。

子欲居九

夷。不患其陋。

論語曰。孔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貧者士之宜。豈為鄙

哉。式敕縣代嵩。嵩以為先備未竟。不肯去。嵩在阿里。正身厲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訓化。遂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共竊其馬。尋問知其嵩也。乃相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乎。於是送馬謝之。嵩官至南海太守。式後遷廬江太守。有威名。卒於官。李善字次孫。南陽滎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也。建武中。疫疾。元家相繼死沒。唯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私共計議。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亡。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為生。湏。湏。乳汁也。音竹用反。推燥居溼。備嘗艱勤。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閭里感其行。皆相率脩義。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脩理舊

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爲瑕丘令。上書薦善行狀。光武詔拜善及續並爲太子舍人。善顯宗時。辟公府。以能理劇。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涇陽。過李元冢。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鋤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自炊爨。執鼎俎。以脩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到官。以愛惠爲政。懷來異俗。遷九江太守。未至。道病卒。續至河間相。

王恠字少林

純

廣漢新都人也。恠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

書生疾困。愍而視之。書生謂恠曰。我當到洛陽。而被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命絕。恠即鬻一斤。營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恠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復墮恠前。即言之於縣。縣以歸恠。恠後乘馬到雒縣。馬遂奔走。牽恠入它舍。主人見之。喜曰。今禽盜矣。問恠所由得馬。

恠具說其狀。并及繡被。主人悵然良久。乃曰。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恠自念有葬書生事。因說之。并道書生形貌。及埋金之處。主人大驚。號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在。何意卿乃葬之。大恩久不報。天以此章卿德耳。恠悉以被馬還之。彥父不取。又厚遺恠。恠辭讓而去。時彥父爲州從事。因告新都令。假恠休息。迎彥喪。餘金俱存。恠由是顯名。仕郡功曹。州治中從事。舉茂才。除郿令。到官。至槃亭。合亭長曰。亭有鬼。數殺過客。不可宿也。恠曰。仁勝凶邪。德除不祥。何鬼之避。即入亭住宿。夜中聞有女子稱冤之聲。恠呪曰。有何枉狀。可前求理乎。女子曰。無衣。不敢進。恠便投衣與之。女子乃前訴曰。妾夫爲涪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無狀。枉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盜取財貨。恠問亭長姓名。女子曰。即今門下游徼者也。恠曰。汝何故數殺過客。對曰。妾不得白日自訴。每夜陳冤。客

輒眠不見應。不勝感恚，故殺之。恚曰：「當為汝理，侵窺勿復殺良善也。」因解衣於地，忽然不見。明旦，召游徼詰問，具服罪。即收繫，及同謀十餘人，悉伏辜。遣吏送其喪歸鄉里。於是亭遂清安。張武者，吳郡由拳人也。申拳縣故城在今蘇州嘉興縣南父業，郡門下掾。送太守妻子還鄉里，至河內亭，盜夜劫之，業與賊戰死，遂亡失屍骸。武時年幼，不及識父。後之太學受業，每節嘗持父遺劍。至亡處，祭酹泣而還。太守第五倫嘉其行，舉孝廉。遭母喪，過毀，傷父魂靈，不返。因哀慟絕命。

陸續字智初，會稽吳人也。世為族姓。祖父黃字子春，建武中為尚書令，美姿貌，喜著越布單衣。光武見而好之，自是常敕會稽郡獻越布。續幼孤，仕郡戶曹史。時歲荒，民飢困，太守尹興使續於都亭賦民饘粥。續悉簡閱其民，訊以名氏，事畢，興問所食幾何。續因口說六百餘人，皆分別姓名，無有差謬。與異之。刺史行

部見續，辟為別駕從事，以病去。還為郡門下掾。是時楚王英謀反，陰疏天下善士，及楚事覺，顯宗得其錄，有尹興名，乃徵興詣廷尉獄。續與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及掾史五百餘人詣洛陽，詔獄就考。諸吏不堪痛楚，死者太半。唯續宏勳掠考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遠至京師，覘候消息，獄事特急，無緣與續相聞。母但作饋食，付門卒以進之。續雖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易容。唯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使者大怒，以為獄門吏卒通傳意氣，召將案之。續曰：『因食餉，羹識母所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者問何以知母所作乎。續曰：「母嘗截肉，未嘗不方。」劉放曰：案文上嘗當作常。斷葱以寸為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諸謁舍。謁舍，所謂停主人之舍也。續母果來，於是陰嘉之。上書說續行狀，帝即敕興等事，還鄉里，禁錮終身。續以老病卒。長子稠，廣陵太守。有理名。續中子逢樂，安太守。少子



褒力行好學。不慕榮名。連徵不就。褒子康已見前傳。
戴封字平仲。濟北剛人也。剛縣故城在今兗州巽丘縣東北年十五詣太學。師事

鄒令東海申君。申君卒。送喪到東海。道當經其家。父母以封當還。豫為娶妻。封暫過拜親。不宿而去。還京師。卒業。時同學石敬平。温病卒。封養視殯斂。以所齋糧市小棺。送喪到家。家更斂。見敬平生時書物。皆在棺中。乃大異之。封後遇賊。財物悉被略奪。唯餘縑七匹。賊不知處。封乃追以與之。曰。知諸君乏。故送相遺。賊驚曰。此賢人也。盡還其器物。後舉孝廉。光祿主事。遭伯父喪。去官。詔書求賢良方正直言之士。有至行。能消災伏異者。公卿郡守各舉一人。郡及大司農俱舉封。公車徵。陛見。對策第一。擢拜議郎。遷西華令。時汝潁有蝗災。獨不入西華界。時督郵行縣。蝗忽大至。督郵其日即去。蝗亦頓除。一境奇之。其年大旱。封禱請無獲。乃積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於是遠近歎服。遷中山相。時諸縣囚四百餘人。辭狀已定。當行刑。封哀之。皆遣歸家。與尅期日。皆無違者。詔書策美焉。永元十二年。徵拜太常。卒。官

李充字大遜。陳留人也。家貧。兄弟六人。同衣遞食。妻竊謂充曰。今貧居如此。難以久安。妾有私財。願思分異。充僞酬之曰。如欲別居。當醞酒具會。請呼鄉里內外。共議其事。婦從。充置酒。讌客充於坐中。前跪白母曰。此婦人無狀。而教充離間母兄。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婦。逐令出門。婦銜涕而去。坐中驚肅。因遂罷散。充後遭母喪。行服墓次。有人盜其樹者。充手自殺之。服闋。立精舍

講授。太守魯平。請署功曹。不就。平怒。乃授充以捐溝中。因謫署縣都亭長。不得已起親職役。後和帝公車徵。不行。延平中。詔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士大儒。務取高行。以勸後進。特徵充為博士。時魯平亦為博士。每與集會。常歎服焉。充遷侍中。大將軍鄧



驚。貴戚傾時。無所下借。下音假借音子夜反以充高節。每卑敬之。嘗置酒請充。賓客滿堂。酒酣。鸞跪曰。幸託椒房。位列上將。幕府初開。欲辟天下奇偉。以匡不逮。惟諸君博求其器。充乃為陳。海內隱居懷道之士。頗有不合。隲欲絕其說。以肉啖之。充抵肉於地曰。說士猶甘於肉。遂出徑去。鸞甚望之。同坐汝南張孟舉。往讓充曰。一日聞足下與鄧將軍說士未究。一日猶昨日也激刺面折。不由中和。出言之責。非所以光祚子孫者也。充曰。大丈夫居世。貴行其意。何能遠為子孫之計。由是見非於貴戚。遷左中郎將。年八十。以為國三老。安帝常特進見。賜以几杖。卒於家。

繆彤字豫公。汝南召陵人也。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產。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鬪爭之言。彤深懷憤歎。乃掩戶自緹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柰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為敦睦之行。仕縣為

主簿。時縣令被章見考。吏皆畏懼自認。而彤獨證據其事。掠考苦毒。至乃體生蟲蛆。因復傳換五獄。踰涉四年。令卒以自免。太守隲西梁湛。召為決曹史。安帝初。湛病卒。官彤送喪還隲。西始葬。會西羌反叛。湛妻子悉避亂它郡。彤獨留不去。為起墳冢。乃潛穿井傍。以為窟室。晝則隱窟。夜則負土。及賊平而墳已立。其妻子意彤已死。還見大驚。關西咸稱傳之。共給車馬衣資。彤不受而歸鄉里。辟公府。舉尤異。遷中牟令。縣近京師。多權豪。彤到誅諸姦吏。及託名貴戚賓客者。百有餘人。威名遂行。卒於官。

陳重字景公。豫章宜春人也。宜春今袁州縣小與同郡雷義為友。俱學魯詩。顏氏春秋。太守張雲。舉重孝廉。重以讓義。前後十餘通記也。記書也雲不聽。義明年舉孝廉。重與俱在郎署。有同署郎負息錢數十萬。貴主日至。詭求無已。說文曰。詭。誑也。重乃密以錢代還。郎後覺知而厚辭謝之。重曰。非我之為。將有同姓名者。終不言惠。又同



舍郎有告歸寧者。誤持隣舍郎綉以去。主疑重所取。重不自申說。而市綉以償之。後寧喪者歸。以綉還主。其事乃顯。重後與義俱拜尚書郎。義代同時人受罪。以此黜退。重見義去。亦以病免。後舉茂才。除細陽令。政有異化。舉尤異。當遷爲會稽太守。遭姊憂去官。後爲司徒所辟。拜待御史。卒。

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也。鄱陽縣城在今饒州鄱陽縣東初爲郡功曹。皆擢舉善

人。不伐其功。義嘗濟人死罪。罪者後以金二斤謝之。義不受。金主伺義不在。默投金於承塵上。後葺理屋宇。乃得金。金主已死。無得復還。義乃以付縣曹。後舉孝廉。拜尚書侍郎。有同時郎坐事。當居刑作。義默自表取其罪。以此論司寇。同臺郎覺之。委位自上。乞贖義罪。順帝詔皆除刑。義歸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佯狂被髮。走不應命。鄉里爲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三府同時俱辟二人。義遂爲守灌謁者。漢官儀曰。謁者三十人。以郎中秩滿歲

稱給事。未滿歲稱灌謁者。胡廣云。明章二帝服勤園陵。謁者灌桓。後遂稱云。馬融以爲灌者習所稱也。應奉云。如胡公之言。則吉凶異制。馬云。灌習也。字又非也。高祖承奉。灌嬰服事七年。號大賜者。後人掌之以姓灌章。豈其然乎。使持節督郡國。行風俗。太守令長。坐者

凡七十人。旋拜待御史。除南頓令。卒。官。子授官至蒼梧太守。中

范冉字史雲。冉或作丹陳留外黃人也。少爲縣小吏。年十八。奉檄迎

督郵。冉恥之。乃遁去到南陽。受業於樊英。又遊三輔。就馬融。通經。歷年乃還。冉好違時絕俗。爲激詭之行。常慕梁伯鸞。閔仲叔之爲人。與漢中李固。河內王奐親善。而鄙賈偉節郭林宗焉。承謝

書曰。奐字子昌。河內武德人。明五經。負笈追業。常質灌國恥交勢利。爲考城令。遷漢陽太守。徵拜議郎。卒。奐後爲考城令。境接外

黃。屢遣書請冉。冉不至。及奐遷漢陽太守。將行。冉乃與弟協。步齋麥酒於道側。設壇以待之。冉見奐車徒駱驛。遂不自聞。惟與

弟共辯論於路。奐識其聲。即下車與相揖對。奐曰。行路倉卒。非陳契闊之所。可共前亭宿息。以敘分隔。冉曰。子前在考城。思欲

相從。以賤質自絕豪友耳。今子遠適千里。會面無期。故輕行相

後漢書卷之七十一

後漢書列傳卷之十一
後漢書列傳卷之十一

候以展訣別。如其相追。將有慕貴之譏矣。便起告違。拂衣而去。
免瞻望弗及。冉長逝不顧。桓帝時。以冉為萊蕪長。萊蕪縣屬泰山郡。故城在今淄川縣。

遭母憂。不到官。後辟太尉府。以狷急不能從俗。常佩章於朝。史記曰。西門豹性急。佩章以自緩。議者欲以為侍御史。因遁身逃命於梁沛之

間。徒行敝服。賣卜於市。遭黨人禁錮。遂推鹿車載妻子。捃拾自資。袁宏書曰。冉去官。符使兒捃拾麥得五斛。隣人尹臺遺之一斛。囑兒莫道。冉後知。即令并送六斛。言麥已雜矣。遂誓不敢受。○劉放曰。註遂捃不敢受。捃當作取。緣誤作取。遂妄出受字。或寓息客廬。或依宿樹蔭。如此十餘年。乃結草室而

居焉。所止單陋。有時絕粒。窮居自若。言貌無改。閭里歌之曰。甌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及黨禁解。為三府所辟。乃應

司空命。是時西羌反叛。黃巾作難。制諸府掾屬。不得妄有去就。制書也。冉首自劾退。詔書特原不理罪。又辟太尉府。以疾不行。中

平二年。年七十四。卒於家。臨命。遺令救其子曰。吾生於昏闇之世。值乎淫侈之俗。生不得匡世濟時。死何忍自同於世。氣絕便

斂。斂以時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斂必便穿。穿必便埋。其明堂之奠。禮送死者衣曰明衣。器曰明器。鄭玄注云。明者神明之也。此言明堂亦神明之堂。謂壇中也。干飯寒水。飲食之物。

勿有所下。墳封高下。令足自隱。前書劉向曰。延陵季子葬。其高可隱。音義云。謂人立可隱。肘也。隱音於斯反。知我心者。李子堅。王子炳也。李子堅。李固也。今皆不在。制之在爾。勿令

鄉人宗親有所加也。於是三府各遣令史奔弔。大將軍何進。移書陳留太守。累行論諡。僉曰。宜為貞節先生。論法。清白守節曰貞。好廉曰節。節曰節也。

會葬者二千餘人。刺史郡守各為立碑表墓焉。戴就字景成。會稽上虞人也。仕郡倉曹掾。揚州刺史歐陽參。奏

太守成公浮臧罪。遣部從事薛安。案倉庫簿領。收就於錢塘縣獄。幽囚考掠。五毒參至。就慷慨直辭。色不變容。又燒銀斧。使就

挾於肘腋。銀從吳毛詩云。不與承天。纂文曰。宙今之銀也。張揖字詒云。宙乃也。銀音華。按說文字林。三蓋並無銀字。就語獄卒。

可熟燒斧。勿令冷。每上彭考。彭即彭也。因止飯食。不肯下。肉焦毀墮。地者。撥而食之。撥括也。丁活反。主者窮竭。酷慘無復餘方。乃臥就覆船。

後漢書列傳卷之十一
後漢書列傳卷之十一

後漢書列傳卷之十一

下以馬通薰之本草經曰馬通馬矢也一夜二日皆謂已死發船視之就方

張眼大罵曰何不益火而使滅絕又復燒地以大鍼刺指爪中

使以把土爪悉墮落主者以狀白安安呼見就謂曰太守罪穢

狠籍受命考實君何故以骨肉拒扞邪就據地答言太守剖符

大臣當以死報國卿雖銜命固宜申斷究毒奈何誣枉忠良強

相掠理令臣謗其君子證其父薛安庸駭忤行無義忤快也猶言慣習駭音吞

楷就考死之日當白於天與群鬼殺汝於亭中如蒙生全當手

刃相裂安深奇其壯節即解械更與美談表其言辭解釋郡事

徵浮還京師免歸鄉里太守劉寵舉就孝廉光祿主事病卒俗風

通曰光祿華略上統為主事

趙苞字威豪甘陸東武城人今瓦州武城縣從兄忠為中常侍苞深恥

其門族有宦官名勢不與忠交通初仕州郡舉孝廉再遷廣陵

令視事三年政教清明郡表其狀遷遼西太守抗厲威嚴名振

邊俗以到官明年遣使迎母及妻子垂當到郡道經柳城柳城縣

遼西郡故城在今營州南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苞母及妻子遂為所劫質

載以擊郡苞率騎二萬與賊對陣賊出母以示苞苞悲號謂母

曰為子無狀欲以微錄奉養朝夕不圖為母作禍昔為母子今

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唯當萬死無以塞罪母遙謂曰

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昔王陵母對漢使伏劍以

固其志爾其勉之苞即時進戰賊悉摧破其母妻皆為所害苞

殞斂母畢自上歸葬靈帝遣策弔慰封郃侯郃今貝州縣也音式檢反苞葬訖

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是有何

面目立於天下遂歐血而死

向栩字甫興河內朝歌人向長之後也高士傳向長向字作尚也少為書生

性卓詭不倫恒讀老子狀如學道又似狂生好被髮著絳綃頭

說文綃生絲也從糸肖聲音消按此字當作燥音此消反其字從巾古詩云少年見羅敷脫巾著燥頭鄭玄注儀禮云如今著燥頭自項中而前交額上却繞髮也常

後漢書列傳卷之十一

於竈北坐板牀上。如是積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處。不好語言。而喜長嘯。賓客從就。輒伏而不視。有弟子名爲顏淵子貢季路冉有之輩。或騎驢入市。乞食於人。或悉要諸乞兒。俱歸止宿。爲設酒食。時人莫能測之。郡禮請。辟舉孝廉賢良方正有道。公府辟。皆不到。又與彭城姜肱。京兆韋著並徵。栩不應。後特徵。到拜趙相。及之官。時人謂其必當脫素從儉。脫易簡素而栩更乘鮮車。御良馬。世疑其始僞。及到官。略不視文書。舍中生蒿萊。徵拜侍中。每朝廷大事。愀然正色。百官憚之。會張角作亂。栩上便宜。頗譏刺左右。不欲國家興兵。但遣將於河上。北向讀孝經。賊自當消滅。中常侍張讓。讒栩不欲令國家命將出師。疑與角同心。欲爲內應。收送黃門北寺獄。殺之。

諒輔字漢儒。廣漢新都人也。仕郡爲五官掾。百官志曰。每州皆置諸曹掾。史有功曹史。主選

署功勞。有五官掾。署功曹及諸曹事。時夏大旱。太守自出祈禱山川。連日而無所降。

輔乃自暴庭中。慷慨呪曰。輔爲股肱。不能進諫。納忠。薦賢退惡。和調陰陽。承順天意。至令天地否隔。萬物焦枯。百姓喁喁。無所訴告。咎盡在輔。今郡太守改服責己。爲民祈福。精誠懇到。未有感徹。輔今敢自祈請。若至日中不雨。乞以身塞無狀。於是積薪柴。聚芟茅。以自環。芟乾草也。構火其傍。將自焚焉。未及日中時。而天

雲晦合。須臾澍雨。一郡沾潤。世以此稱其至誠。

劉翊字子相。潁川潁陰人也。家世豐產。常能周施。而不有其惠。曾行於汝南界中。有陳國張季禮。遠赴師喪。遇寒冰車毀。頓滯道路。翊見而謂曰。君慎終赴義。行宜速達。即下車與之。不告姓名。自策馬而去。季禮意其子相也。後故到潁陰。還所假乘。翊閉門辭行。不與相見。常守志臥疾。不屈聘命。河南种拂臨郡。引爲功曹。翊以拂名公之子。拂高之子也。乃爲起焉。拂以其擇時而仕。甚敬任之。陽翟黃綱。特程夫人權力。求占山澤。以自營植。拂召翊。

問曰程氏貴盛在帝左右不聽則恐見怨與之則奪民利為之奈何翊曰名山大澤不以封蓋為民也禮記曰名山明府聽之則

被佞倖之名矣若以此獲禍貴子申甫則自以不孤也申甫拂之子

荒翊救給乏絕資其食者數百人鄉族貧者死亡則為具殯葬

發獨則助營妻娶寡婦為發無夫曰獨獻帝遷都西京翊舉上計掾是時

寇賊興起道路隔絕使驛稀有達者翊夜行晝伏及到長安詔

書嘉其忠勤特拜議郎遷陳留太守翊散所握珍玩唯餘車馬

自載東歸出關數百里見士大夫病亡道次翊以馬易棺脫衣

斂之又逢知故困餒於路不忍委去因殺所駕牛以救其乏眾

人止之翊曰視沒不救非志士也遂俱餓死

王烈字彥方魏志烈字彥考太原人也少師事陳寔以義行稱鄉里有

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

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

惡之心既懷恥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後有老父遺劍於路

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而問其姓名以事

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

至塗而反或望風而還其以德感人若此舉孝廉三府並辟皆

不就遭黃巾董卓之亂乃避地遼東夷人尊奉之太守公孫度

接以昆弟之禮魏志曰公孫度字叔濟本遼東襄平人度父延避吏居玄菟任

與城子同年城見親哀之遣就師學為訪酬政事欲以為長史烈乃為商

東年七十八

贊曰乘方不忒臨義罔惑忒差也言獨行之人乘履方正不差二也惟此剛絜果行育

德易蒙卦象曰君子以果行育德也

後漢書列傳第七十一

後漢書列傳第七十一

後漢書列傳第七十二上

宋 宣城太守范曄 撰

唐 章懷太子 賢 註

方術傳

仲尼稱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尚其占。易繫辭曰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象以制器者尚其象以下筮者尚其占

遂知來物者也。易說卦曰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繫辭曰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若夫陰陽推步

之學。往往見於墳記矣。左傳曰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尚書曰歷象日月星辰也然神經怪牒

玉策金縷。關焉於明靈之府。封牒於瑤壇之上者。靡得而闕也。

至乃河洛之文。龜龍之圖。尚書中候曰堯沈璧於洛。玄龜負書。背赤文朱字。止壇。舜禮壇于河。畔沈璧。禮畢。至于下。吳黃龍

負卷舒圖。箕子之術。箕子說洪範五行陰陽之術師曠之書。占災異之書也。今書緯候

之部。緯七經緯也。候尚書中候也鈐決之符。兵法有玉鈐。篇及玄女六篇。要決曰太公對

一尺有破軍。禽敵之符。符長九寸。有降城得邑之符。符長八寸。有却敵執遠之符。符長七寸。有交兵驚中堅守之符。符長六寸。有請糧食益兵之符。符長五寸。有敗軍亡將之

後漢書列傳第七十二上

符符長四寸有失亡吏卒之符符長三寸諸
奉使行符警留者符事聞聞符所告者皆誅
時有可聞者焉爾雅曰區深也其流又有風角遁甲七政元氣六日

七分逢占日者挺專須臾孤虛之術風角六日七分解並見郎顛傳遁甲推六甲之陰而隱遁也今書七

志有遁甲經七政日月五星之政也元氣者謂開關陰陽之書也河圖曰元氣闔陽為
也史記司馬季主為日者挺專折竹卜也楚辭曰索瓊茅以筮專注云筮入段竹也楚
人名結草折竹曰專挺音大寧反須臾陰陽吉凶立成之法也今書七志有武王須臾
一卷孤虛者孤謂六甲之孤辰若甲子旬中戊亥無干及望雲省氣推處祥
是為孤也對孤為虛前書藝文志有風后孤虛二十卷

妖時亦有以效於事也望雲解見明帝紀省氣者觀城郭人畜氣以占之也而斯道隱遠玄奧

難原故聖人不語怪神罕言性命論語曰子不語怪力亂神又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或開未

而抑其端論語曰孔子有疾子路請禱子曰丘之禱久矣或曲辭以章其

義易曰探賈索隱鈎深致遠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亶聖者莫善於著龜也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

之論語孔子之言也鄭玄注云由從也言王者設教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

下懷協道藝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屈焉前書武帝時李少翁樂大等並以方術見

少翁拜文成將軍樂大拜五利將軍黃震天下而海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

上燕齊之士莫不搢腕而自言有禁方矣抵側擊也

武尤信讒言士之赴趣時宜者皆騁馳穿鑿爭談之也故王梁

孫咸名應圖籙越登槐鼎之任光武以赤伏符文拜梁為大司空又鄭

興賈逵以附同稱顯桓譚尹敏以乖忤淪敗各見本傳自是習為內

學尚奇文貴異數不乏於時矣內學謂圖籙之書也其事祕密故稱內是以通儒碩生

忿其姦妄不經奏議慷慨以為宜見藏掖謂桓譚賈逵張衡子長

亦云觀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忌蓋為此也司馬遷字子長其父太史公論六家之要曰觀

陰陽之術太詳而衆忌使人拘而多畏見史記也夫物之所偏未能無蔽雖云大道其蔽或

同破音五若乃詩之失愚書之失誣然則術數之失至於詭俗

乎如令溫柔敦厚而不愚斯深於詩者也踈通知遠而不誣斯

深於書者也禮記曰其為人溫柔敦厚詩教也踈通知遠書教也詩極數

知變而不詭俗斯深於數術者也易曰極數知來之謂占又曰知故曰

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易繫辭意者多迷其統取遺頗偏甚有雖

流宕過誕亦失也取遺謂信與不信也陰陽之術或信或不信各有所執故偏

頗也以爲甚有者雖流宕失中過稱虛誕者亦爲失也○劉

後漢書列傳卷七十一上

啟曰正文甚有雖流宕過誕亦失案此文不成文理注亦不明蓋非范本真

最密。餘亦班班名家焉。謂襄楷蔡邕楊厚等也

極藝能。今蓋糾其推變尤長。可以弘補時事。因合表之云。表顯也

任文公。巴郡閬中人也。閬中今隆州縣

公少修父術。州辟從事。哀帝時。有言越嵩太守欲反。刺史大懼。

遣文公等五從事。檢行郡界。潛伺虛實。共止傳舍。時暴風卒至。

文公遽起。白諸從事促去。當有逆變來害人者。因起駕速驅。諸

從事未能自發。郡果使兵殺之。文公獨得免。後為治中從事。時

天大旱。白刺史曰。五月一日。當有大水。變已至。不可防救。宜令

吏人豫為其備。刺史不聽。文公獨儲大船。百姓或聞頗有為防

者。到其日旱烈。文公急命促載。使白刺史笑之。日將中。天

北雲起。須臾大雨。至晡時。湍水涌起十餘丈。蜀元水經注云。湍水出綿道玉壘山。在今益州。

前音子突壞廬舍。所害數千人。文公遂以占術馳名。辟司空掾。

延反

平帝即位。稱疾歸家。王莽篡後。文公推數。推歷運之數也知當大亂。乃

課家人負物百斤。環舍趨走。日數十。劉敞曰。書本有倒字。不合刊去。時人莫知

其故。後兵寇並起。其逃亡者少。能自脫。惟文公大小負糧捷步

也。捷健也悉得完免。遂奔子公山。十餘年不被兵革。公孫述時。蜀武

擔石折。武擔山在今益州成都縣北。百二十步。揚雄蜀王本紀云。武都丈夫化為

葬於成都郭中。號曰武擔。以石作鏡。一枚表其墓。華陽國志曰。王哀念之。遣五丁之武都。擔土為妃冢。蓋地數畝。高七丈。其石俗今名為石筆。文公曰。

噫。西州智士死。我乃當之。自是常會聚子孫。設酒食。後三月。果

卒。故益部為之語曰。任文公智無雙。

郭憲字子橫。汝南宋人也。續漢志汝南郡有宋公國。周公名都。丘漢改為新野。章帝建初四年徙宋公於此。少師事

東海王仲子。時王莽為大司馬。召仲子。仲子欲往。憲諫曰。禮有

來學。無有往教之義。禮記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今君賤道畏貴。竊所不取。仲

子曰。王公至重。不敢違之。憲曰。今正臨講業。且當訖事。仲子從

之。日晏乃往。莽問君來何遲。仲子具以憲言對。莽陰奇之。及後

後漢書列傳卷七十一

方術

九

篡位。拜憲郎中。賜以衣服。憲受衣焚之。逃于東海之濱。莽深忿。悉討逐。不知所在。光武即位。求天下有道之人。乃徵憲。拜博士。再遷建武七年。代張堪為光祿勳。從駕南郊。憲在位。忽面向東。北。合酒三巵。坤蒼曰。巵。噴也。音巵。執法奏為不敬。執法。亂劾之官也。詔問其故。憲對曰。齊國失火。故以厭之。此後齊果上火災。與郊同日。八年。車駕西征。隗囂諫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以動。憲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鞅。鞅。在馬。音胤。帝不從。遂上隴。其後潁川兵起。乃回駕而還。帝歎曰。恨不用子橫之言。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乃召百僚廷議。憲以為天下疲敝。不宜動眾。諫爭不合。乃伏地稱眩。脊不復言。督亂也。帝令兩郎扶下殿。憲亦不拜。帝曰。嘗聞關東觥觥郭子橫。竟不虛也。觥。觥剛直之貌。音古。橫。反。憲遂以病辭退。卒於家。

鄉里。汝南舊有鴻郤陂。陂。在今豫州汝陽縣東。成帝時。丞相翟方進奏毀敗之。建武中。太守鄧晨欲修復其功。聞楊曉水脈。召與議之。楊曰。昔成帝用方進之言。前書。翟方進奏壞鴻郤陂。尋而自夢上天。天帝怒曰。何故敗我濯龍淵。是後民失其利。多致飢困。時有謠歌曰。敗我陂者翟子威。飭我大豆。亨我芋魁。方進字子威。芋。魁。芋。根也。前書。飯。亨。作羹。反乎覆陂。當復昔大禹決江。踈河。以利天下。明府今興立廢業。富國安民。童謠之言。將有徵於此。誠願以死効力。晨大悅。因署楊為都水掾。使典其事。楊因高下形勢。起塘四百餘里。數年乃立。塘。堤堰也。百姓得其便。累歲大稔。初。豪右大姓。因緣陂役。競欲辜較在所。楊一無聽。遂共譖楊。受取賕賂。晨遂收楊下獄。而械輒自解。獄吏恐遽白晨。晨驚曰。果濫矣。太守聞忠信可以感靈。今其效乎。即夜出楊。遣歸。時天大陰晦。道中若有火光照之。時人異焉。後以病卒。晨於都官為楊起廟。圖畫形像。百姓思其功績。皆祭祀之。

高獲字敬公。汝南新息人也。為人尼首方面。尼首象尼丘山。中下四方高也。少

遊學京師。與光武有素舊。師事司徒歐陽歙。歙下獄當斷。獲冠

鐵冠。帶鐵鎖。詣闕請歙。帝雖不赦。而引見之。謂曰。敬公。朕欲用

子為吏。宜改常性。獲對曰。臣受性於父母。不可改之。於陛下。出

便辭去。三公爭辟。不應。後太守鮑昱請獲。既至門。令主簿就迎

主簿曰。但使騎吏迎之。○劉放曰。主簿曰。案文多一曰字。獲聞之即去。昱遣追請

獲。獲顧曰。府君但為主簿所欺。不足與談。遂不留。時郡境大旱。

獲素善天文。曉遁甲。能使鬼神。昱自往問。何以致雨。獲曰。急

罷三部督郵。續漢書曰。監屬縣有三部。每部督郵書掾一人。明府當自北出。到三十里亭。雨

可致也。昱從之。果得大雨。每行縣。輒軾其閭。軾所以禮之。禮記曰。軾視馬尾也。獲

遂遠遁江南。卒於石城。石城在今蘇州西南。石城人思之。共為立祠。

王喬者。河東人也。顯宗世為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

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

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雙鷓鴣焉。

乃詔尚方診視。說文曰。診亦視也。音真。吝反。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

當朝時。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吏

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邪。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

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

人無知者。百姓乃為立廟。號葉君祠。牧守每班錄。皆先謁拜之。

王喬墓在今葉縣東。吏人祈禱。無不如應。若有違犯。亦立能為祟。帝乃迎取

其鼓。置都亭下。略無復聲焉。或云。此即古仙人王子喬也。劉向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也。土浮丘公接上嵩山。三十餘年後。來於山上。告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候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嶺。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而去。

謝夷吾字堯卿。會稽山陰人也。少為郡吏。學風角占候。太守第

五倫擢為督郵。時烏程長有臧贖。倫使收案其罪。夷吾到縣。無

所驗。但望閣伏哭而還。一縣驚怪。不知所為。及還。白倫曰。竊以

後漢書列傳卷之七十一

後漢書列傳卷之七十一

占候。知長當死。近三十日。遠不過六十日。遊魂假息。非刑所加。故不收之。倫聽其言。至月餘日。果有驛馬。齎長印綬。上言暴卒。

倫以此益禮信之。謝承書曰。倫甚崇其道。德轉署主簿。使子從受春秋。夷吾待之如師。弟子之禮。時或遊戲。不肯讀書。便白倫行罰。遂成其

也。舉孝廉。為壽張令。謝承書曰。縣人女子張雨。早喪。父母年五十。不肯嫁。留

士夷吾。薦於州府。使各選舉。表復雨門戶。永平十五年。稍遷荊州刺史。謝承

蝗發泰山。流徙郡國。荐食五穀。過壽張界。飛逝不集。稍遷荊州刺史。謝承

夷吾雅性明遠。能決斷。罪疑行部。始到南陽縣。遇孝章。皇帝巡狩。駕幸魯陽。有詔。敕荆

州刺史。入傳錄。見囚徒。誠長吏。勿廢舊儀。朕將覽焉。上臨西廂。南面。夷吾處東廂。分帷

隔中央。夷吾所決正。一縣三百餘事。事與上合。而朝廷。遷鉅鹿太守。所在愛

育人物。有善績。及倫作司徒。令班固為文薦夷吾曰。臣聞堯登

稷契。政隆太平。舜用皐陶。政致雍熙。劉敞曰。案文勢不當駢用兩政

之。殷周雖有高宗昌發之君。猶賴傳說呂望之策。故能克崇其

業。允協大中。何書洪範曰。皇建其有中。孔安國注云。皇大極中也。竊見鉅鹿太守會稽謝夷吾

出自東州。厥土塗泥。而英姿挺特。奇偉秀出。才兼四科。行包九

德。四科見文苑傳。尚書。魯繇。陳九德。曰寬而栗。栗而恭。恭而讓。讓而愛。愛而敬。敬而立。立而讓。讓而直。直而溫。溫而廉。廉而剛。剛而塞。塞而強。強而義。仁足濟時。知周萬

物。加以少膺儒雅。韜含六籍。推考星度。綜校圖錄。探蹟聖祕。觀

變歷徵。占天知地。與神合契。據其道德。以經王務。昔為陪隸。與

臣從事。奮忠毅之操。躬史魚之節。董臣嚴綱。昂臣懦弱。董督也。昂

得以免戾。實賴厥勳。及其應選作宰。惠敷百里。降福彌異。流化

若神。爰牧荊州。威行邦國。奉法作政。有周召之風。居儉履約。紹

公儀之操。史記公儀休相魯。拔園葵。去織婦。不與人爭利。尋功簡能。為外臺之表。聽聲察實。

為九伯之冠。左傳曰。五侯九伯。杜預注云。九州之伯也。遷守鉅鹿。政合時雍。德量績謀。

有伊呂管晏之任。闡弘道奧。同史蘇京房之倫。左傳史蘇晉太史善筮者。京房字君明。善

陰陽占候。見前書。雖密勿在公。而身出心隱。不殉名以求譽。不馳驚以

要寵。念存遜遁。演志箕山。方之古賢。實有倫序。採之於今。超焉

絕俗。誠社稷之元龜。大漢之棟。蔓。尚書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元大也。蔓亦棟也。宜當拔擢

使登鼎司。上令三辰順軌。於歷象。下使五品咸訓。于嘉時。五品

之教也。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訓順也。必致休徵。克昌之慶。非徒循法奉職而已。臣

奏

後漢書卷之二十一

以頑驚器非其疇也疇類尸祿負乘夕惕若厲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又曰夕惕若厲言君子終

日乾乾至于夕猶願乞骸骨更授夷吾上以光七曜之明下以厭

率土之望庶令微臣塞咎免悔後以行春乘柴車從兩吏柴車賤車

也冀州刺史上其儀序失中有損國典左轉下邳令豫剋死日

如期果卒敕其子曰漢末當亂必有發掘露骸之禍使懸棺下

葬墓不起墳墳謂塋域填謂築土時博士勃海郭鳳亦好圖讖善說災異

吉凶占應先自知死期預令弟子市棺斂具至其日而終棺音古亂

楊由字哀侯蜀郡成都人也少習易并七政元氣風雲占候為

郡文學掾時有大雀夜集於庫樓上太守廉范以問由由對曰

此占郡內當有小兵然不為害後二十餘日廣柔縣蠻夷反殺

傷長吏廣柔縣屬郫郡故城在今茂州汶川縣西郡發庫兵擊之又有風吹削脯脯音字廢反顏氏家訓曰削則札也左傳曰削而投之是也史家假借為肝脯字今俗或作脯或作爲反哺之哺學士因云是屏障之名非也風角書曰庶人之風揚塵土轉削

若是屏障太守以問由由對曰方當有薦木實者其色黃赤頃之

何由可何由可五官掾獻橘數包由嘗從人飲敕御者曰酒若三行便宜嚴駕

既而趣去後主人舍有鬪相殺者人請問何以知之由曰向社

中木上有鳩鬪此兵賊之象也其言多驗著書十餘篇名曰其

平終于家

李南字孝山丹陽句容人也句容今潤州縣也近句曲山有所容因名焉少篤學明於風

角和帝永元中太守馬稜坐盜賊事被徵當詣廷尉吏民不寧

南特通謁賀稜意有恨謂曰太守不德今當即罪而君反相賀

邪南曰且有善風明日中時應有吉問故來稱慶且日稜延望

景晏以為無徵至哺乃有驛使齎詔書原停稜事南問其遲留

之狀使者曰向度宛陵浦里航宛陵縣屬丹陽郡航以舟濟水也馬踠足是以不

得速踠屈損也稜乃服焉後舉有道辟公府病不行終於家南女亦

曉家術為由拳縣人妻長詣暴室卒有暴風婦便上堂從姑求

後漢書卷之二十一

歸辭其二親。姑不許。乃跪而泣曰。家世傳術。疾風卒起。先吹竈突及井。此禍爲婦女主。暴者妾將亡之應。因著其亡日。乃聽還家。如期病卒。

李邵字孟節。漢中南鄭人也。父頡以儒學稱。官至博士。邵襲父業。遊太學。通五經。善河圖風星。外質朴。人莫之識。縣召署幕門候吏。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觀採風謠。使者二人。當到益部。投邵候舍。時夏夕露坐。邵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邪。二人默然。驚相視曰。不聞也。問何以知之。邵指星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前書後三年。其使者一人。拜漢中太守。邵猶爲吏。太守奇其隱德。召署戶曹史。時大將軍竇憲納妻。天下郡國皆有禮慶。郡亦遣使。邵進諫曰。竇將軍椒房之親。不修禮德。而專權驕恣。危亡之禍。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

邵不能止。請求自行。許之。邵遂所在留遲。以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就國自殺。支黨悉伏其誅。凡交通憲者。皆爲免官。唯漢中太守不豫焉。邵歲中舉孝廉。五遷尚書令。又拜太常。元初四年。代袁敞爲司空。數陳得失。有忠臣節。在位四年。坐請託事免。安帝崩。北鄉侯立。復爲司徒。及北鄉侯病。邵陰與少府河南陶範。步兵校尉趙直。謀立順帝。會孫程等事先成。故邵功不顯。明年。坐吏民疾病。仍有災異。賜策免。將作大匠翟酺上邵潛圖大計。以安社稷。於是錄陰謀之功。封邵涉都侯。辭讓不受。年八十餘。卒於家。門人上黨馮胄。獨制服心喪三年。時人異之。家語曰。仲尼既葬。弟子皆年喪畢。或去或留也。胄字世威。奉世之後也。奉世字子明。宣帝時爲常慕周伯。沉閔仲叔之爲人。隱處山澤。不應徵辟。邵子固已見前傳。弟子歷字季子。清白有節。博學善交。與鄭玄陳紀等相結。爲新城長。政貴無爲。亦好方術。時天下旱。縣界特雨。官至奉車都



尉

段翳字元章。廣漢新都人也。習易經。明風角。時有就其學者。雖未至。必豫知其姓名。嘗告守津吏曰。某日當有諸生二人。荷擔問翳舍處者。幸為告之。後竟如其言。又有一生。來學積年。自謂略究要術。辭歸鄉里。翳為合膏藥。并以簡書封於筒中。告生曰。有急發視之。生到。蒞萌與吏鬪。頭破者。以此膏裹之。生用其言。創者即愈。書言到。蒞萌與吏鬪。頭破者。以此膏裹之。生用其言。創者即愈。生歎服。乃還卒業。翳遂隱居。竄跡終于家。

廖扶字文起。廖音力弔反。又音力救反。河南平輿人也。習韓詩。歐陽尚書。教授常數百人。父為北地太守。永初中。坐羌沒郡。下獄死。扶感父以法喪身。憚為吏。及服終。而歎曰。老子有言。名與身孰親。吾豈為名乎。遂絕志世外。專精經典。尤明天文讖緯。風角推步之術。州郡公府辟召。皆不應。就問災異。亦無所對。扶逆知歲荒。乃聚穀

數千斛。悉用給宗族姻親。又斂葬遭疫死亡。不能自收者。常居

先人家側。未曾入城市。太守謁煥。煥。姓。先為諸生。從扶學。後臨

郡。未到。先遣吏脩門人之禮。又欲擢扶子弟。固不肯當。時人因

號為北郭先生。年八十。終于家。二子孟舉。偉舉。並知名。

折像字伯式。廣漢雒人也。其先張江者。封折侯。曾孫國為鬱林

太守。徙廣漢。因封氏焉。國生像。國有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像

幼有仁心。不殺昆蟲。不折萌芽。能通京氏易。好黃老言。及國卒。

感多藏厚亡之義。老子曰。多藏必厚亡也。乃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疎。或諫像

曰。君三男兩女。孫息盈前。當增益產業。何為坐自單竭乎。像曰。

昔鬪子文有言。我乃逃禍。非避富也。國語曰。楚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復入。謂子文曰。人生求

富而子逃之。何也。子文曰。夫從政者。以庇人也。人多曠者。而我取富。是勸人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不逃富。吾門戶殖財日久。

盈滿之咎。道家所忌。老子曰。持盈之不如其。已金玉滿堂。莫之能守。今世將衰。子又不才。

不仁而富。謂之不幸。傳曰。善人富謂之殃。幸淫人富謂之殃。牆隙而高。其崩必疾也。

後漢書卷之七十一

智者聞之咸服焉。自知亡日。召賓客九族。飲食辭訣。忽然而終。時年八十四。家無餘資。諸子衰劣。如其言云。

樊英字季齊。南陽魯陽人也。少受業三輔。習京氏易。兼明五經。

又善風角星筭。河洛七緯。推步災異。七緯者易緯魯圖乾鑿度坤靈

璇機鈴考靈耀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記歷曆含神務也禮緯含文嘉

孔圖元命包文龍鈞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 隱於壺山之陽。山在今鄧

北即張衡南都賦云天封大狐是也 受業者四方而至。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

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嘗有暴風從西方起。英謂學者曰。成都

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澆之。乃令記其日時。客後有從蜀來。云

是日大火。有黑雲卒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得滅。於是天下稱

其術。安帝初。徵為博士。至建光元年。復詔公車。賜策書。徵英

及同郡孔喬。謝承書曰喬字子松宛人也學古文尚書春秋左氏傳常幽居修志

也 李昂。謝承書曰昂字子然長鄉人也篤行好學不羨榮祿習魯詩京氏易室家相待

如吳州郡前後禮請不應舉茂才除召陵令不到官公車徵不行卒也

北海郎宗。謝承書曰宗字仲綬安立人也善京氏易風角星筭推步吉凶常負笈

孔喬等前比徵命未肯降意恐主者玩弄禮意不備使難進易退之人龍潛不屈其身

各致嘉禮遣詣公車將以補察國政輔朕之不逮青州被詔書遣宗詣公車對策陳災

異而為諸儒之表拜議郎除吳令到官一月時卒暴風宗占以為京師有大火定火發

時果如宗言諸公聞之表上博士徵宗耻以占事就徵文書未到夜縣印授置廳上通

去終于家子 陳留楊倫。見儒 東平王輔六人。承謝書曰輔字公助平陸

顯自有傳 隱居野廬。以道自娛。辟公府。舉有道。對策拜郎中。陳災異。

唯郎宗楊倫到洛陽。英等四人並不。至。永建二年。順帝策書。備禮玄纁。徵之。復固

辭疾篤。乃詔切責郡縣。駕載上道。英不得已到京。稱病不肯起。

乃強輿入殿。猶不以禮屈。帝怒。謂英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

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君何以慢朕命。英曰。臣受命於天。生

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殺臣。臣

見暴君。如見仇讎。立其朝。猶不肯。可得而貴乎。雖在布衣之列。

環堵之中。環堵面一堵也莊子曰原憲居環堵之中也 晏然自得。不易萬乘之尊。又可得

而賤乎。陛下焉能貴臣。焉能賤臣。臣非禮之祿。雖萬鍾不受也。若

後漢書列傳卷七十一上

申其志。雖簞食不厭也。

簞筭也。論語曰：顏回在陋巷之中，一簞食，一瓢飲。

陛下焉能富臣。焉

能貧臣。帝不能屈而散其名。使出就太醫養疾。月致羊酒。至四

年三月。天子乃為英設壇席。令公車令導。尚書奉引。賜几杖。待

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英不敢辭。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

篤。詔以為光祿大夫。賜告歸。令在所送穀千斛。常以八月致牛

一頭。酒三斛。如有不幸。祠以中牢。英辭位不受。有詔譬旨勿聽。

英初被詔命。僉以為必不降志。及後應對。又無奇謀深策。談者

以為失望。

謝承書曰：南郡王逸素與英善。因與其書。多引古譬喻。勸使就聘。英順逸議。談者失望也。

初河南張楷與英

俱徵。既而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

是君也。濟斯人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怒萬乘之主。及其享受

爵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英既善術。朝廷每有災

異。詔輒下問變復之效。所言多驗。

變災異復於常也。

初英著易章句。世

名樊氏。易以圖緯教授。潁川陳寔少從英學。嘗有疾。妻遣奴婢

拜問。英下牀將答拜。寔怪而問之。英曰：妻齊也。共奉祭祀。禮無

不答。

禮記曰：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

其恭謹若是。七十餘卒於家。孫陵靈帝時。

以詔事宦人為司徒。陳郡郤巡學傳英業。官至侍中。

論曰：漢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雖弛張趣舍。時有未

純。於刻情修容。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非所能通物方。弘時務

也。

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

及徵樊英楊厚。朝廷若待神明。至竟無它異。英名

最高。毀最甚。李固朱穆等以為處士。純盜虛名。無益於用。故其

所以然也。然而後進稀之以成名。世主禮之以得眾。原其無用。

亦所以為用。則其有用。或歸於無用矣。何以言之。夫煥乎文章。

時或乖用。本乎禮樂。適末或踈。

文章雖美。時敵則不用也。禮樂誠世代末則廢。

及其陶摺

紳。藻心性。使由之而不知者。豈非道邀用表。乖之數跡乎。

言禮

樂其道。遠出於常用。

而或者忽不踐之地。除無用之功。

莊子曰：惠子言。莊子曰：子

之表。不可以數跡求也。

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

側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整

猶稱也至乃謂謀遠術賤斥國華遠術謂禮樂國華謂懷道隱逸之士也以為力詐可

以救淪敝文律足以致寧平智盡於猜察道足於法令雖濟萬

世其將與夷狄同也前書大人賦曰雖濟萬代不足以喜孟軻有言曰以夏變夷不

聞變夷於夏況有未濟者乎

後漢書列傳第七十二上

後漢書列傳第七十二下

宋 宣城太守范曄 撰

唐 章懷太子 賢 註

方術傳

唐檀字子產豫章南昌人也少遊太學習京氏易韓詩顏氏春

秋尤好災異星占後還鄉里教授常百餘人元初七年郡界有

芝草生太守劉祇欲上言之以問檀檀對曰方今外戚豪盛陽

道微弱斯豈嘉瑞乎祇乃止永寧元年南昌有婦人生四子祇

復問檀變異之應檀以為京師當有兵氣其禍發於蕭牆論語孔子

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顯與而在蕭牆之內蕭牆也謂屏牆也言人臣至屏無不肅敬也至延光四年中黃門孫程揚

兵殿省揚舉也誅皇后兄車騎將軍閭顯等立濟陰王為天子果

如所占永建五年舉孝廉除郎中是時白虹貫日檀因上便宜

三事陳其咎徵書奏弄官去著書二十八篇名為唐子卒於家

後漢書卷之七十一

公沙穆字文义。北海膠東人也。家貧賤。自爲兒童。不好戲弄。長習韓詩。公羊春秋。尤銳思。河洛推步之術。居建成山中。依林阻爲室。獨宿無侶。時暴風震雷。有聲於外。呼穆者三。穆不與語。有頃呼者自闢而入。音狀甚怪。穆誦經自若。終亦無它妖異。時人奇之。後遂隱居東萊山。學者自遠而至。有富人王仲。致產千金。謂穆曰。方今之世。以貨自通。吾奉百萬。與子爲資。何如。對曰。來

意厚矣。夫富貴在天。得之有命。以貨求位。吾不忍也。謝承書曰。穆嘗養猪。猪有病。使人賣之。於市。語之言如售。當告買者。言病。賤取其直。不可言無病。欺人取貴價也。賣猪者到市。即售。亦不言病。其直過價。穆怪之。問其故。廉半直。道以還買猪人。告語言猪實病。欲賤賣。不圖買者人相欺。乃取貴直。買者言實買私約。亦復辭錢。不取。穆終不受錢而去也。○劉敞曰。注賣者人相欺。案文多一人字。後舉孝廉。

以高第爲主事。遷繪相。涇縣屬琅邪郡。故城在今沂州承縣東北也。時繪侯劉敞。東海

恭王之後也。所爲多不法。廢嫡立庶。傲很放恣。穆到官。謁曰。臣始除之日。京師咸謂臣曰。繪有惡侯。以弔小相。明侯何由得此醜聲之甚也。幸承先人之支體。傳茅土之重。不戰戰兢兢。而違

越法度。故朝廷使臣爲輔。願改往脩來。自求多福。乃上沒敞所

侵官民田地。廢其庶子。還立嫡嗣。其蒼頭兒客犯法。皆取考之。因苦辭諫。敞涕泣爲謝。多從其所規。遷弘農令。縣界有螟蟲。食稼。百姓惶懼。穆乃設壇謝曰。百姓有過罪。穆之由。請以身禱。於是暴雨。不終日。既霽。而螟蟲自銷。百姓稱曰。神明永壽元年。

霖雨大水。三輔以東。莫不湮沒。穆明曉占候。乃豫告令百姓。徙居高地。故弘農人獨得免害。遷遼東屬國都尉。善得吏人歡心。年六十六卒。官六子皆知名。謝承書曰。穆子字允慈。亦爲善士。舉孝廉。尚書侍郎。召使令上谷太守也。

許曼者。汝南平輿人也。祖父峻。字季山。善卜占之術。多有顯驗。時人方之前世京房。自云。少嘗篤病。三年不愈。乃謁太山。請命。太山。主人生死。故詣請命也。行遇道士張巨君。授以方術。所著易林。至今行於

世。曼少傳俊學。桓帝時。隴西太守馮緄始拜郡。開綬笥。有兩赤蛇。分南北走。緄令曼筮之。卦成象。曼曰。三歲之後。君當爲邊將。

後漢書卷之七十一

官有東名。當東北行三千里。復五年。更為大將軍南征。延熹元年。緄出為遼東太守。討鮮卑。至五年。復拜車騎將軍。擊武陵蠻賊。皆如占其餘多。此類云。

趙彥者琅邪人也。少有學術。延熹三年。琅邪賊勞丙與太山賊叔孫無忌殺都尉。攻沒琅邪屬縣。殘害吏民。朝廷以南陽宗資為討寇中郎將。杖鉞將兵督州郡。合討無忌。彥為陳孤虛之法。

以賊屯在莒。莒有五陽之地。謂城陽南武陽開陽陽都安陽並近莒。宜發五陽郡兵。

陽兵到。彥推遁甲教以時進兵。一戰破賊。燔燒屯塢。徐兗二州一時平夷。

樊志張者。漢中南鄭人也。博學多通。隱身不仕。嘗遊隴西。時破羌將軍段熲出征西羌。請見志張。其夕。熲軍為羌所圍。數重。因留軍中。三日不得去。夜謂熲曰。東南角無復羌。宜乘虛引出。往

百里。還師攻之。可以全勝。熲從之。果以破賊。於是以狀表聞。又說其人既有梓慎焦董之識。焦延壽董仲舒。宜翼聖朝。咨詢奇異。於是

有詔特徵。會病終。單鵬字武宜。山陽湖陸人也。以孤特清苦自立。善明天官筭術。舉孝廉。稍遷太史令侍中。出為漢中太守。公事免。後拜尚書。卒於官。初熹平末。黃龍見譙。光祿大夫橋玄問鵬。此何祥也。鵬曰。

其國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龍當復見。此其應也。魏郡人殷登密記之。至建安二十五年春。黃龍復見。譙其冬。魏受禪。韓說字叔儒。會稽山陰人也。博通五經。尤善圖緯之學。舉孝廉。

與議郎蔡邕友善。數陳災眚。及奏賦頌連珠。稍遷侍中。光和元年十月。說言於靈帝云。其晦日必食。乞百官嚴裝。帝從之。果如所言。中平二年二月。又上封事。剋期官中有災。至日南宮大火。遷說江夏太守。公事免。年七十卒於家。



後漢書列傳卷七十一

董扶字茂安。廣漢縣竹人也。少遊太學。與鄉人任安齊名。俱事同郡楊厚。學圖讖。還家講授。弟子自遠而至。前後宰府十辟。公車三徵。再舉賢良方正博士。有道。皆稱疾不就。靈帝時。大將軍何進薦扶。徵拜侍中。甚見器重。扶私謂太常劉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信之。遂求出為益州牧。扶亦為蜀郡屬國都尉。相與入蜀。去後一歲。帝崩。天下大亂。乃去官還家。年八十二卒。後劉備稱天子於蜀。皆如扶言。蜀丞相諸葛亮問廣漢秦密。董扶及任安所長。密曰。董扶褒秋毫之善。貶纖介之惡。任安記人之善。忘人之過云。蜀志曰。密字子敬。廣漢綿竹人也。少有才學。州郡辟命。稱疾不往。或謂密曰。足下欲自比巢許。四皓何故。揚文藻。見瓊顯乎。密答曰。僕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何文藻之有。揚乎。虎生而交炳。鳳生而五色。豈以采自飾。畫哉。性自然也。先主既定益州。廣漢太守夏綮請密為帥。友祭酒。領五官掾。稱曰。仲父密稱疾。臥在第舍。尋拜左中郎將。長水校尉。吳使張溫大敬服密之文辯。遷大司農而卒。

脈法。傳於世。

診候也。音直忍反。

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高亦隱

跡不仕。玉少師事高。學方診六微之技。陰陽不測之術。和帝時。為太醫丞。多有效應。帝奇之。仍試令嬖臣美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玉各診一手。問所病苦。玉曰。左陽右陰。脈有男女狀。若異人。臣疑其故。帝歎息稱善。玉仁愛不矜。雖貧賤廝養。必盡其心力。而醫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乃令貴人羸服變處。一針即差。召玉詰問其狀。對曰。醫之為言。意也。腠理至微。腠理。皮膚之閒也。韓子曰。扁鵲見晉桓侯曰。君有病在腠理也。隨氣用巧。針石之閒。毫芒即乖。神存於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慄。以承之。其為療也。有四難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彊。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針有分寸。時有破漏。分寸。淺深之度。破漏。日有衝破者也。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其所為不愈也。帝善其對。年老卒官。

後漢書列傳卷七十一

後漢書列傳卷之二十一

華佗字元化何反沛國譙人也。一名專音遊學徐土兼通數

經曉養生之術。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時人以爲仙。沛相陳珪舉孝康。太尉黃琬辟。皆不就。精於方藥。處齊不過數種。齊音才

心識分銖。不假稱量。針灸不過數處。截七八丸。若疾發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剖破

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滯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傳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佗別傳曰。人有見山陽太守廣

病平脈之候。其驗若神。琅邪劉勳爲河內太守。有女年幾二十。左腳膝裏有瘡。瘡而

不痛。創發數十日愈。已復發。如此七八年。迎佗使視。佗口易瘡之當得。得瘡色大一

頭好馬。二匹以繩繫犬頸。使走馬牽犬。馬極輕易。計馬走犬三十餘里。犬不能行。復令

步人拖曳。計向五十餘里。乃以藥飲女。女即安臥。不知人。因取犬斷腹。近後脚之前所

斷之處。向創口令去三二寸。停之須臾。有若蛇者。從創中出。便以鐵錐橫貫蛇頭。蛇在

皮中。搖動良久。須臾不動。牽出長三尺。純是蛇。但有眼處。而無童子。又逆鱗耳。以膏

散著創中。七日愈。又有人苦頭眩。頭不得舉。目不得視。積年。佗使悉解衣倒懸。令頭去

地一二寸。濕布拭身體。舒周匝。候視諸脈。盡出五色。佗令弟子數人以鉞刀決脈。五色

血盡。視赤血出。乃下以膏摩。被覆汗出。周匝。飲以厚酒。大血散立愈。又有婦人長病。經

年。世謂寒熱注病者也。冬十一月。中佗令坐石槽中。且用寒水。汲灌云當滿百始七八

乃灌。戰欲死。灌者懼欲止。佗令滿數。至將八十。灌熱氣乃蒸出。當高二三尺。滿百灌。佗

乃然。火溫牀。厚覆良久。汗洽出。著粉汗。滲便愈。又有病人。腹中半切痛。十餘日。中須臾

墮落。佗曰。是脾半腐。可割腹。養藥也。佗便飲藥。令臥。破腹。視脾半腐。割去。佗嘗

惡肉以膏傅。創飲之。藥百日平復也。○劉放曰。注且用寒水。案文且當作日。佗嘗

行道。見有病咽塞者。咽喉因語之曰。向來道隅有賣餅人。萍

壑甚酸。詩義疏曰。蘋澹水上浮萍者。鹿大謂之蘋。小者爲萍。季春始生。可糝蒸爲

浮萍者。案文可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即如佗言。立吐一蛇。乃懸

於車。而候佗。時佗小兒戲於門中。逆見自相謂曰。客車邊有物。

必是逢我翁也。及客進。顧視壁北。懸蛇以十數。以知其奇。魏志

甘陵相夫人。有身六月。腹痛不安。佗視脈曰。胎已死。使人手摸知所在。在左則男。在右

則女。云在左。於是爲湯下之。果下男形。即愈。縣吏尹代苦四支煩。口中乾。不欲聞人聲。

小便不利。佗曰。試作熱食。得汗即愈。不汗後三日死。即作熱食。而不汗出。佗曰。藏氣已

絕於內。當啼泣而絕。果如佗言。府吏倪尋李延共止。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佗曰。尋當

下之。延當發汗。或難其異。佗曰。尋外實。延內又有一郡守篤病久。佗以爲

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功。無何棄去。又留書罵之。太守

果大怒。令人追殺佗。不及。因瞋恚。吐黑血數升而愈。又有疾者。

詣佗求療。佗曰。君病根深。應當剖破腹。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

不能相殺也。病者不堪其苦。必欲除之。佗遂下療。應時愈。十年

竟死。廣陵太守陳登忽患胃中煩懣，面赤不食。佗脉之曰：「府君胃中有蟲，欲成內疽，腥物所爲也。」即作湯二升再服，須臾吐出三升許蟲，頭赤而動，半身猶是生魚膾。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後三脊當發，遇良醫可救。」登至期疾動，時佗不在，遂死。曹操聞而召佗，常在左右，操積苦頭風眩，佗針隨手而差。有李將軍者，妻病，呼佗視脉，佗曰：「傷身而胎不去。」將軍言曰：「閒實傷身，胎已去矣。」佗曰：「案脉胎未去也。」將軍以爲不然，妻稍差。百餘日復動，更呼佗，佗曰：「脉理如前，是兩胎。」先生者去血多，故後兒不得出也。胎既已死，血脉不復歸，必燥著母脊，乃爲下針，并令進湯，婦因欲產而不通。佗曰：「死胎枯燥，勢不自生，使人探之，果得死胎，入形可識，但其色已黑。」佗之絕技，皆此類也。佗別傳曰：有人病脚蹙，不能十處，相去一寸或五寸，從邪不相當，言灸此各七壯，灸創愈，即行也。後灸愈，灸處夾脊一寸上下，行端直均調，如引繩也。爲人性惡難得意，且恥以醫見業，又去家思歸，乃就操求還取方，因託妻疾，數期

不反。操累書呼之，又敕郡縣發遣，佗特能厭事，猶不肯至。操大怒，使人廉之。廉察也。知妻祚疾，乃收付獄，訊考驗首服。荀彧請曰：「佗方術實工，人命所懸，宜加全宥，操不從，竟殺之。」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敢受，佗亦不强與。索火燒之。初，軍吏李成苦欬，晝夜不寐，佗以爲腸癰，與散兩錢，服之即吐二升膿血，於此漸愈。乃戒之曰：「後十八歲，疾當發動，若不

得此藥，不可差也。復分散與之。後五六歲，有里人如成先病，請藥甚急，成愍而與之。乃故往譙，更從佗求，適值見取，意不忍言。後十八年，成病發，無藥而死。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普

依準佗療，多所全濟。○劉攽曰：昔依準佗療，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銷，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戶樞，終不朽也。是以古之仙者，爲導引之事，熊經鴟顧，熊經若熊之攀枝自懸也。鴟顧身不動而迴顧也。莊子曰：吐故納新，熊經鳥申，此導引之士食形之人也。引挽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

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
他別傳曰吳普從佗學微得其方。魏明帝呼之使為禽戲。普以年老手足不能
相及。粗以其法語諸醫。普今年將九十。耳不聾。目不冥。牙齒完堅。飲食無損。亦以
除疾。兼利。既足。以當導引。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怡而汗出。
因以著粉。身體輕便。而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
牙完堅。阿善針術。凡醫咸言。背及匈藏之間。不可妄針。針之不
可過四分。而阿針背。入一二寸。巨闕匈藏。乃五六寸。而病皆瘳。
阿從佗求方。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以漆葉青黏散。佗別傳曰青黏者一名地
頭一名黃芝。主理五藏益精氣。本出於迷入山者。見仙人服之。以告佗。佗以為佳。語阿
阿又祕之。近者人見阿之壽。而氣力強盛。性之遂貴。所服食。因醉亂誤道之法。一施人
多服者。皆有大驗。本字書無黏字。相傳音女。麻反。然今人
無識此者。甚可恨。惜。○劉攽曰。注木字。書按文多一本字。漆葉屑一斗。青黏
十四兩。以是為率。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藏。輕體。使人頭不白。阿
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所而有。青黏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
閒。漢世異術之士甚眾。雖云不經。而亦有不可誣。故簡其美者。
列于傳末。

冷壽光。唐虞魯女生。三人者皆與華佗同時。壽光年可百五六
十歲。行容成公御婦人法。列仙傳曰。容成公者。能善補導之事。取精於玄牝。
生。御婦人之術。謂握固不瀉。還精補腦也。常屈頸鵲息。鵲音居。妖反。毛詩曰。有集唯鵲。毛萇注曰。鵲
且鳴也。須髮盡白。而色理如三四十時。死於江陵。唐虞道亦眉
張步。家居里落。若與相及。死於鄉里。不其縣。魯女生。數說顯宗
時事。甚明了。議者疑其時人也。董卓亂後。莫知所在。漢武內傳曰。魯女生。長樂
人。初餌麻及米。絕穀八十餘年。日少壯。色如桃花。日能行三百里。走及驪鹿。傳世見
之云。三百餘年。後采藥嵩高山。見一女人。曰。我三天太上侍官也。以五岳真形與之。并
告其施行。女生道成。一旦與知友故人別。去入華山。去後五十年。先相識
者。逢女生華山廟前。乘白鹿。從玉女三十人。并令謝其鄉里親故人也。
徐登者。閩中人也。閩中地。今泉中也。本女子。化為丈夫。善為巫術。又趙
炳字公阿。東陽人。能為越方。東陽今婺州也。抱朴子曰。道士趙炳。以氣禁
縛。以大釘釘柱。入尺許。以氣吹之。釘即躍出。射去。如弩箭之發。時遭兵亂。疾疫
與苑云。趙侯以盆盛水。吹氣作禁。魚龍立見。越方善禁呪也。大起。二人遇於烏傷溪水之上。謂之烏傷溪。在今婺州義烏縣東也。
遂結言約。共以其術療病。各相謂曰。今既同志。且可各試所能。

登乃禁溪水。水為不流。炳復次禁枯樹。樹即生。易曰：枯楊生稊，王弼注云：稊者

秀也。二人相視而笑，共行其道焉。登年長，炳師事之。貴尚清儉。

禮神唯以束流水為酌，削桑皮為脯。但行禁架，所療皆除。禁架

也。後登物故，炳東入章安。縣名屬會稽郡，本名回浦，光武改為章安，故城在今台州臨海縣東南。百姓未

之知也。炳乃故升茅屋，梧鼎而爨。主人見之，驚懼。結支也，炳笑

不應。既爨熟，屋無損異。又嘗臨水求渡，船人不和之。和猶許也，俗本作知者誤。

炳乃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於是百姓神服。從者

如歸。章安令惡其惑眾，收殺之。人為立祠室於永康。至今蚊蚋

不能入也。炳故祠在今婺州永康縣東，俗呼為趙侯祠，至今蚊蚋不入祠所。江南猶傳趙侯禁法以療疾云。

費長房者，汝南人也。曾為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

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唯長房於樓上觀之，異焉。

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

來。長房旦日復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甘

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翁終不聽與人言之。後乃就樓上候

長房。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責。今事畢當去。子寧能相隨乎？樓

下有少酒，與卿為別。長房使人取之，不能勝。又令十人扛之，猶

不舉。說文曰：兩人對舉為扛。音江。翁聞笑而下樓。以一指提之而上。視器如一

升許。而二人飲之。終日不盡。長房遂欲求道，而顧家人為憂。顧

也。翁乃斷一青竹，度與長房身齊。使懸之舍後。家人見之，乃長

房形也。以為縊死。大小驚號，遂殯葬之。長房立其傍，而莫之見

也。於是遂隨從入深山。踐荆棘於群虎之中，留使獨處。長房不

恐。又臥於空室。以朽索懸萬斤石於心上。眾蛇競來，齧索且斷

長房亦不移。翁還撫之曰：子可教也。復使食糞。糞中有三蟲，臭

穢特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於此不成。如何？長房辭

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矣。既至，可以杖投。葛陂

中也。陂在今婺州新登縣西北。又為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長房乘杖，須臾

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而已。十餘年矣。即以杖投破。顧視則龍也。家人謂其久死不信之。長房曰。往日所葬。但竹杖耳。乃發冢剖棺。杖猶存焉。遂能醫療衆病。鞭笞百鬼。及驅使社公。或在它坐。獨自恚怒。人問其故。曰。吾責鬼魅之犯法者耳。汝南歲歲常有魅。僞作太守章服。詣府門椎鼓者。郡中患之。時魅適來而逢長房。爲謁府君。惶懼不得退。便前解衣冠。叩頭乞活。長房呵之云。便於中庭。正汝故形。即成老鼈也。大如車輪。頸長一丈。長房復令就太守服。付其一札。以救葛陂君。魅叩頭流涕。持札植於陂邊。以頸繞之而死。後東海君來見葛陂君。因淫其夫人。於是長房劾繫之。三年而東海大旱。長房至海上。見其人謂雨。乃謂之曰。東海君有罪。吾前繫於葛陂。今方出之。使作雨也。於是兩立注。長房曾與人共行。見一書生。黃巾被裘。無鞍騎馬。下而叩頭。長房曰。還它馬。赦汝罪。人問其故。長房曰。此狸也。盜社公

馬耳。又嘗坐客。而使至宛市。鮮須吏還乃飯。○劉攽曰。又嘗坐客。使至宛。按至宛市。鮮謂長房身也。不當作使字。當作往字。或一日之間。人見其在千里之外者。數處焉。後失其符。爲衆鬼所殺。

薊子訓者。不知何所由來也。建安中。客在濟陰宛句。今曹州縣句音劬。有神異之道。嘗抱隣家嬰兒。故失手墮地而死。其父母驚號。怨痛不可忍聞。而子訓唯謝以過誤。終無它說。遂埋藏之。後月餘。子訓乃抱兒歸焉。父母大恐曰。死生異路。雖思我兒。乞不用復見也。兒識父母。軒渠笑悅。欲往就之。母不覺攬取。乃實兒也。雖大喜慶。心猶有疑。乃竊發視死兒。但見衣被。方乃信焉。於是子訓流名京師。士大夫皆承風向慕之。後乃駕驢車。與諸生俱詣許下。道過滎陽。止主人舍。而所駕之驢。忽然卒僵。蛆蟲流出。主遽白之。子訓曰。乃爾乎。方安坐飯。食畢徐出。以杖扣之。驢應聲奮起。行步如初。即復進道。其追逐觀者。常有千數。既到京師。公



卿以下候之者。坐上恒數百人。皆爲設酒脯。終日不匱。後因遁去。遂不知所止。初去之日。唯見白雲騰起。從旦至暮。如是數十處。時或有百歲翁。自說童兒時。見子訓賣藥於會稽市。顏色不異於今。後人復於長安東霸城見之。與一老翁共摩挲銅人。水經注曰。魏文帝黃初元年。徙長安金狄。重不可致。因留霸城南。相謂曰。適見鑄此而已。近五百歲矣。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於咸陽鑄金人十二。各重千斤。至此四百二十餘年。顧視見人而去。猶駕昔所乘驢車也。見者呼之曰。薊先生小住。並行應之。並猶且也。音蒲朗反。視若遲徐。而走馬不及。於是而絕。

劉根者。潁川人也。隱居嵩山中。諸好事者。自遠而至。就根學道。太守史祈。以根爲妖妄。乃收執詣郡。數之曰。汝有何術。而誣惑百姓。若果其有神。可顯一驗事。不爾立死矣。根曰。實無它異。頗能令人見鬼耳。祈曰。促召之。使太守目覩。爾乃爲明。根於是左顧而嘯。有頃。祈之亡父祖近親數十人。皆反縛在前。向根叩頭。

曰。小兒無狀。分當萬坐。顧而叱祈曰。汝爲子孫。不能有益先人。而反累辱亡靈。可叩頭爲吾陳謝。祈驚懼悲哀。頓首流血。請自甘罪坐。根嘿而不應。忽然俱去。不知在所。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有神道。嘗在司空曹操坐。操從容顧衆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吳松江鱸魚耳。松江在今蘇州東南。首受太湖神仙

傳云。松江出好鱸魚。味異它處。

元放於下坐。

劉放曰。放於下坐。又下放曰。亦可得也。按傳未嘗以字稱。亦無或用字或用名者。明放皆當作慈。

應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劉放曰。案文多一竹字。於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操大拊掌笑。劉放曰。接文當作拊掌大笑。會者皆驚。操曰。一

魚不周坐席。可更得乎。放乃更餌鉤沉之。須臾復引出。皆長三尺餘。生鮮可愛。操使目前鱸之。周浹會者。操又謂曰。旣已得魚。恨無蜀中生薑耳。放曰。亦可得也。操恐其近卽所取。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遇敕使者。增市二端。語頃卽得薑還。并獲操使報命。後操使蜀反。劉放曰。後操使蜀反。案文少一自字。驗問增錦之狀。及時日

早晚若符契焉。後操出近郊。士大夫從者百許人。慈乃為齋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飽。操怪之。使尋其故。行視諸鏹。悉亡其酒脯矣。鏹酒肆也操懷不喜。喜音許吏反因坐上欲收殺之。

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或見於市者。又捕之。而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知誰是。後人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入走羊群。劉放曰。接文當作走入操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言何遽如許

即競往赴之。而群羊數百。皆變為羝。並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許。遂莫知所取焉。魏文帝典論論郗儉等事曰。穎川郗儉。能辟穀餌伏苓。甘陵甘始。名善行氣。老有少容。廬江左慈。知補導之術。並為軍吏。初儉至之所。伏苓價暴貴。數倍。議郎安平李章。學其辟穀。食伏苓。飲塞水。水塞中泄利。殆至殞命。後始來。衆人無不歸視。狼顧呼。吸吐納。軍祭酒。農董芬。為之過差。氣閉不通。良久乃蘇。左慈到。又說受其補導之術。至寺人嚴峻。往從問受。奄豎真無事於斯術也。人之逐聲。乃至於是也。

計子勳者。不知何郡縣人。皆謂數百歲行。來於人間。一旦忽言日中當死。主人與之葛衣。子勳服而正寢。至日中果死。

上成公者。必縣人也。劉放曰。必縣人。案必當作密其初行。久而不還。後歸語其家云。我已得仙。因辭家而去。家人見其舉步稍高。良久乃沒。云陳寔韓韶。同見其事。

解奴喜。張貂者。亦不知是何郡國人也。皆能隱淪。出入不由門戶。奴喜能變易物形。以誑幻人。又河南有魏聖卿。善為丹書符効。厭殺鬼神。而使命之。又有編育意。亦與鬼物交通。編姓也。初盲意名

章帝時。有壽光侯者。壽姓也。風俗通曰。壽於兆吳大夫能効百鬼衆魅。令自縛見形。其鄉人有婦。為魅所病。侯為効之。得大蛇數丈。死於門外。又有神樹。人止者輒死。鳥過者必墜。侯復効之。樹盛夏枯落。見大蛇長七八丈。懸死其間。帝聞而徵之。乃試問之。劉放曰。問之。案之當作曰吾

殿下夜半後。常有數人。絳衣被髮。持火相隨。喜能効之乎。侯曰。此小怪易銷耳。帝偽使三人為之。侯効。三人登時仆地。無氣。帝大驚曰。非魅也。朕相試耳。解之而蘇。

後漢書列傳卷七十一下

甘始東郭延年漢武內傳曰延年字公游封君達三人者皆方士也率能行容

成公御婦人術或飲小便或自倒懸愛蓄精氣不極視大言甘

始元放延年皆為操所錄問其術而行之曹植辯道論曰甘始者老而

然始辭繁寡實頗切怪言余嘗辟左右獨與之言問其所行溫顏以誘之美辭以導之

始語余吾本師姓韓字雅嘗與師於南海作金前後數四投數萬斤金於海又言諸梁

時西域胡來獻香罽腰帶割玉刀時悔不取也又言車師之西國兒生劈背出脾欲其

食少而怒行也又言取鯉魚五寸一雙令其一著藥投沸膏中有頃奮尾鼓鬣遊行沈

浮有若處淵其一者已熟而可噉余時問言寧可試不言是藥去此踰萬里當出塞始

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載故粗舉其巨怪者始若遵秦始皇漢武帝則

復徐市欒君達號青牛師漢武內傳曰封君達隴西人初服黃連五十餘年

牛故號青牛道士聞有病死者識與不識便以要問竹管中藥與服或下針應手皆愈

不以姓名語人聞魯女生得五岳圖連年請求女生未見授并告節度二百餘歲乃入

玄丘山去○劉攽曰註連年請求女生未見授并告節度二百餘歲乃入

見授案文當云連年請於女生求見授

也

王真郝孟節者皆上黨人也王真年且百歲視之面有光澤似

未五十者自云周流登五岳名山悉能行胎息胎食之方嗽舌

下泉咽之不絕房室漢武內傳曰王真字叔經上黨人習閉氣而吞之名曰胎食真行之斷穀二百

胎息習嗽舌下泉而咽之名曰胎食案文多一習字

孟節能

含棗核不食可至五年十年又能結氣不息身不動搖狀若死

人可至百日半年亦有室家為人質謹不妄言似士君子曹操

使領諸方士焉

北海王和平性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邕少事之從至京師

會和平病歿邕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藥數囊悉以送之後

弟子夏榮言其尸解邕乃恨不取其寶書仙藥焉尸解者言將登

仙假託為尸以

解化也

贊曰幽貺罕徵明數難校不探精遠曷感靈效如或遷訛實乖

玄奧

後漢書列傳卷七十一下

十一

後漢書列傳第七十二下

後漢書列傳第七十三

宋 宣城太守范曄 撰

唐 章懷太子 賢 註

逸民傳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堯稱則天。不屈穎陽之高。穎陽謂巢許也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絜。孤竹謂夷齊也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論語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求志謂長沮桀溺全道若薛方詭對王莽也或靜己以鎮其躁。謂逢萌之類也或去危以圖其安。四皓之類也或垢俗以動其槩。謂申徒狄鮑焦之流也或疵物以激其清。梁鴻嚴光之流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居此江海之上。避代之人。閑暇者之所好也。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音分

後漢書列傳第七十三

卷一

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史記曰魯連謂新垣衍曰秦即為帝則魯連蹈東海死耳魯連下聊城田單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

也。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人各有所向不能改其志孔子開長沮

與易。彼雖經經有類沽名者。論語曰孔子擊磬於衛有荷簣而過孔氏之

莫己知也。又子貢曰有美玉於斯毀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孔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沽謂街賣也。

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節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

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荀卿子漢室中微。王莽篡

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

可勝數。左傳曰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伯父若裂冠毀冕揚雄曰鴻飛冥

冥弋者何筮焉。言其違患之遠也。筮字諸本或作墓法言作墓宋衷曰筮

巧而取也。喻賢者隱處不離暴亂之害也。取也鴻高飛冥冥薄天雖有弋人何施

然今人謂以計取物為筮亦取也。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

曰越王夫人去筮側席而坐章昭注云側猶特也禮要者。旌帛蒲車之所徵

側席而坐前書公孫弘贊曰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旌帛蒲車以蒲裹輪取其安前書

賁。相望望巖中矣。毛詩序曰于旌美好善也其詩曰子于旌在浚之城易賁

武帝以蒲車。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前書薛方。嚴光周黨王霸。

至而不能屈。群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

者乎。論語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

邪孽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

中行焉。蓋錄其絕塵不反。莊子曰顏回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

司馬彪注云亦不可及也韓詩。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轍絕塵則回避若乎後矣

外傳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同夫作者列之此篇。論語曰賢者避代其次

言。子曰。作。者。七。人。矣。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

野王二老者。不知何許人也。初光武貳於更始。會關中擾亂。遣

前將軍鄧禹西征。送之於道。既反。因於野王獵。路見二老者。即

禽。即就也易曰光武問曰。禽何向。並舉手西指。言此中多虎。臣每

即禽。虎亦即臣。大王勿往也。光武曰。苟有其備。虎亦何患。父曰。

何大王之謬邪。昔湯即桀於鳴條。而大城於毫。帝王紀曰按孟子桀

之地。或言陳留平丘。今有鳴條亭也。唯孔安國注。武王亦即紂牧野而大城

尚書云鳴條在安邑。西考三說之驗。孔為近之。於邲邲也。河南縣西有邲邲陌

彼二王者。其備非不深也。是以即

人者。人亦即之。雖有其備。庸可忽乎。光武悟其旨。顧左右曰。此

隱者也。將用之。辭而去。莫知所在。

向長字子平。高士傳。向字作尚。河內朝歌人也。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

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王莽大

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之於莽。固辭乃止。潛隱於家。讀

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

何如生耳。易損卦曰。二簋可用享。損益盈虛。與時偕行。益卦曰。損上益下。人說無疆也。建武中。男女娶嫁既

畢。救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

慶。前書。慶字子夏。俱遊五嶽名山。竟不知所終。

逢萌字子慶。北海都昌人也。劉放曰。按萌北海人。則當是逢非逢也。家貧。給事縣。為

亭長。時尉行過亭。萌候迎拜謁。既而擲楯歎曰。亭長主捕盜賊。故執楯也。大丈夫安能為人役哉。遂去之。長安學。通春秋經。時王莽殺其子宇

前書。莽隔絕平帝外家衛氏。宇恐帝大後見怨。以為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即夜持血灑莽第門。更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而死。萌謂友人曰。

三綱絕矣。謂君臣夫婦父子。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挂東都城門。漢宮殿名。

東都門今名青門也。前書音義曰。長安東郭城北頭第一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萌素明陰陽。

知莽將敗。有頃乃首戴瓦盜。盜益也。哭於市曰。新乎新乎。玉莽為新都侯。及篡號新室。南有大勞小勞山。

故哭之。因遂潛藏。及光武即位。乃之琅邪勞山。在今萊州即墨縣東。

養志脩道。人皆化其德。北海太守素聞其高。遣吏奉謁致禮。萌

不荅。太守懷憤而使捕之。吏叩頭曰。子慶大賢。天下共聞。所在

之處。人敬如父。往必不獲。祇自毀辱。太守怒。收之繫獄。更發它

吏。行至勞山。人果相率。以兵弩捍禦。吏被傷流血。奔而還。後詔

書徵萌。託以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云。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其

有益於政。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濟時乎。即便駕歸。連徵不起。

以壽終。初萌與同郡徐房。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並曉陰

陽。懷德穢行。房與子雲。養徒各千人。君公遭亂獨不去。儉牛自

隱。儉謂平會兩家賣買之價。時人謂之論。劉放曰。按謂之論。都非是。當作為之語。曰。避世牆東。王君公

後漢書列傳卷之十三

結康高士傳曰君公明易為郎數言事不用乃
自汙與官婢通免歸詐狂僮牛口無二價也

周黨字伯況太原廣武人也家產千金少孤為宗人所養而遇
之不以理及長又不還其財黨詣鄉縣訟主乃歸之既而散與
宗族悉免遣奴婢遂至長安遊學初鄉佐嘗眾中辱黨黨久懷

之續漢志鄉佐主收賦稅者後讀春秋聞復讎之義春秋經書紀侯大去其國公羊傳曰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

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齊襄公九世祖哀公享於周紀侯諱之也故襄公警於紀九世猶可復警乎雖百世可也便輟講而還與鄉

佐相聞期剋鬪日既交刃而黨為鄉佐所傷困頓鄉佐服其義

輿歸養之數日方蘇既悟而去自此敕身脩志州里稱其高及

王莽竊位託疾杜門自後賊暴從橫殘滅郡縣唯至廣武過城

不入建武中徵為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齔池復被徵不

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尚書以穀樹皮為綃頭也綃頭解見也○劉攽曰注服此尚書見向翊傳黨服此尚書以待

見也○劉攽曰注服此尚書見向翊傳黨服此尚書以待帝乃許焉博士范升奏毀黨曰臣聞堯不須許由巢父而建號

天下周不待伯夷叔齊而王道以成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

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廷黨不

以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

能死君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

國之道不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求高皆大

不敬書奏天子以示公卿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

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

四十匹黨遂隱居齔池著書上下篇而終邑人賢而祠之初黨

與同郡譚賢伯升鴈門殷謨君長俱守節不仕王莽世建武中

徵並不到

王霸字儒仲太原廣武人也少有清節及王莽篡位棄冠帶絕

交宜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

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禮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司徒侯霸讓位於霸

閻陽毀之曰太原俗黨儒仲頗有其風遂止

皇甫謐高士傳曰故梁令閻陽也前書曰太原

多晉公族子孫以詐力相傾舒夸功名報仇過直漢興號為難化常擇嚴猛將或任殺伐為威父兄被誅子弟怨憤至告訐刺史二千石以病歸隱居

守志茅屋蓬戶連徵不至以壽終

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

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

以其形貌求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

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給牀褥太官朝

夕進膳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皇甫謐高士傳曰霸使西曹屬

踞抱膝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為三公寧小差否子道曰位已鼎足不癡也

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也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尚

不見當見人臣乎子道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使人因謂光曰公聞先生

至區區欲即詣造迫於典司是以不獲願因日暮自屈語言光

不荅乃投札與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

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

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

不可相助為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

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

邪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

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臥光以足加

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

共臥耳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今杭州富陽縣也本

帝鄭太后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焉顧野王輿地志曰七里瀨在東陽

林南有嚴子陵釣處今山邊有石上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

終於家帝傷惜之詔下郡縣賜錢百萬穀千斛

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也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故京師

為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紛綸猶性清高未嘗脩刺候人建

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更遣請丹不能致信陽

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貴盛。乃詭說五王。求錢千萬。約能致丹。而別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爲設麥蕪葱葉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置盛饌。乃食。及就起。左右進輦。丹笑曰。吾聞桀駕人車。豈此邪。紀曰。桀以人駕車。坐中皆失色。就不得已。而令去輦。自是隱閉。不關人事。以壽終。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父讓。王莽時。爲城門校尉。封脩遠伯。使奉少昊後。寓於北地。而卒。前書。莽改允吾爲脩遠。少昊金天氏之號。次黃帝者。北地今鞏州也。鴻時尙幼。以遭亂世。因卷席而葬。後受業太學。家貧而尙節介。博覽無不通。而不爲章句。學畢。乃牧豕於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它舍。鴻乃尋訪燒者。問所去失。去亡也。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曰。無它財。願以身居作。主人許之。因爲執勤。不懈朝夕。鄰家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焉。悉

還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鄉里。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以女妻人曰女音尼。反。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娉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斥猶也。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孟光居有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爲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

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乃易

姓運期名耀字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吳。將行

作詩曰。逝舊邦兮遐征。將遙集兮東南。心悵怛兮傷悴。志菲菲

兮升降。爾雅注。悵怛憂也。非非高下不定也。悵音丁劣反。降音下江反。詩曰。我心則降。欲乘策兮縱邁。疾吾俗兮

作讒。競攀枉兮措直。咸先佞兮嗾嗾。論語曰。舉直措諸枉。則人服。舉枉措諸直。則人不服。嗾音延。讒言捷急之貌。

聊固靡。慙兮獨建。冀異州兮尙賢。建立也。言已無愆於獨立。所以適吳者。冀異州之人貴尙賢德。聊

道搖兮遨嬉。纘仲尼兮周流。儻云覩兮我悅。遂舍車兮即浮。其舍舟而說。

過季札兮延陵。求魯連兮海隅。雖不察兮光貌。幸神靈兮

與休。光貌。光儀也。言雖不察。見季札及魯連。然冀幸其神靈。與之同美也。惟季春兮華阜。麥含含兮方秀。

哀茂時兮逾邁。愍芳香兮日臭。茂盛也。臭敗也。悼吾心兮不獲。長委結

兮焉究。委結。懷恨也。究窮也。口囂囂兮余訕。嗟恹恹兮誰留。訕。勝也。鄭玄注。禮記曰。恹恹恐也。遂

至吳。依大家阜。伯通居廡下。說文曰。廡。堂下周屋也。釋名大屋曰廡。為人賃春。每歸

妻爲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備

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方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

餘篇。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於贏博之間。不歸。鄉

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爲求葬地於吳。要離家

傍。咸曰。要離烈士。而伯鸞清高。可令相近。要離。刺吳王僚子慶忌者。冢在今蘇州吳縣西。伯鸞

其北。葬畢。妻子歸扶風。初鴻友人京兆高恢。少好老子。隱於華

陰山中。及鴻東遊。思恢作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

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共鳴矣。求其友聲也。

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二人遂不

復相見。恢亦高枕。終身不仕。高士傳曰。恢字伯通。

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也。少爲書生。家以農畝爲業。而專精誦

讀。晝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鷄。時天暴雨。而鳳持

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鳳方悟之。其後遂爲名儒。乃

教授業於西唐山中。山在今唐州湖陽縣西北。元注。水經云。即高鳳所隱之西唐山也。○劉攽曰。正文。授業。不成文理。明衍

此一業字。若存業。鄰里有爭財者。持兵而鬪。鳳往解之。不已。乃脫

則可去。教字也。

後漢書列傳卷之七十三

七

巾叩頭固請曰仁義遜讓奈何棄之於是爭者懷感投兵謝罪
鳳年老執志不倦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本巫
家不應爲吏又詐與寡嫂訟田遂不仕建初中將作大匠任隗
舉鳳直言到公車託病逃歸推其財產悉與孤兄子隱身漁釣
終於家

論曰先大夫宣侯沈約宋書曰范泰字伯倫祖汪父寧宋高祖受命拜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多所陳諫泰博覽籍籍好

爲文章愛獎後生孜孜無倦覽論宣侯開辟之父也嘗以講道餘隙寓乎逸士之篇至高文通

傳輟而有感以爲隱者也因著其行事而論之曰古者隱逸其

風尙矣穎陽洗耳恥聞禪讓許由隱於穎陽聞堯欲禪乃臨穎而洗耳孤竹長飢羞食周

粟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不食周粟或高棲以違行或疾物以矯情雖軌迹異區

其去就一也若伊人者志陵青雲之上身晦泥汗之下心名且

猶不顯况怨累之爲哉與夫委體淵沙鳴絃揆日謂結康委體泉沙謂屈原懷沙濼而自沈也鳴絃揆日謂結康臨刑顧日景而彈琴也論者以事迹相明故引康爲喻

臺佟字孝威佟音大冬反魏郡鄴人也隱於武安山武安縣之山也鑿穴爲

居採藥自業建初中州辟不就刺史行部乃使從事致謁佟載

病往謝刺史乃執贄見佟曰嵇康高士傳曰刺史執棗栗之贄往孝威居身如是甚

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終性命存神養和如明使君奉宣詔書

夕惕庶事反不苦邪遂去隱逸終不見

韓康字伯休一名恬休京兆霸陵人家世著姓常采藥名山賣

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

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那餘語聲也音乃賀反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

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焉何用藥爲乃遜入霸陵山中

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乃備玄纁之禮以安車聘之使者奉

詔造康康不得已乃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脩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

爲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



後漢書列傳卷七十三

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道逃遯。以壽終。

矯慎字仲彥。風俗通曰：晉大夫矯父之後也。扶風茂陵人也。少好黃老。隱遯山谷。

因穴為室。仰慕松喬。導引之術。與馬融蘇章鄉里。並時。融以才

博顯名。章以廉直為稱。然皆推先於慎。汝南吳蒼甚重之。因遺

書以觀其志。曰：仲彥足下。勤處隱約。雖乘雲行泥。棲宿不同。每

有西風。何嘗不歎。汝南在扶風之東。蓋聞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

遜。亦有理國養人。施於為政。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又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又曰：理大國若烹小鮮。又曰：非所以愛人治

也。至如登山絕迹。神不著其證。人不覩其驗。吾欲先生從其可

者。於意何如。昔伊尹不懷道以待堯舜之君。孟子曰：湯使人以幣聘伊尹。伊尹曰：我何以湯

之幣聘為哉。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豈若使是人為堯舜之人哉。○劉敞曰：注與我豈若處畎畝之中。按文

多豈若方今明明。四海開闢。許巢無為箕山。夷齊悔入首陽。足

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閒者。列傳曰：蕭史秦繆公時善吹簫。公女弄王好之。以妻之。遂教弄王作鳳鳴。居數十

年吹鳳皇。鳳來止其屋。為作鳳臺。夫婦止在上。一旦皆隨鳳皇飛去。又曰：陶安公六安治師。數行火。火一旦散上。紫色衝天。須臾赤雀止治上。曰：安公安公。治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時安公騎之而去也。亦非狐兔燕雀所敢謀也。慎不荅。年七十餘。竟不肯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後人有見慎於敦煌者。

故前世異之。或云神僊焉。慎同郡馬瑤。隱於沂山。以兔置為事。

置兔網也。毛詩序曰：兔置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故慎以為事焉。所居俗化。百姓美之。號馬

牧先生焉。

戴良字叔鸞。汝南慎陽人也。曾祖父遵字子高。平帝時為侍御

史。王莽篡位。稱病歸鄉里。家富好給施。尚俠氣。食客常三四百

人。時人為之語曰：關東大豪戴子高。良少誕節。母患驢鳴。意音

反良常學之。以娛樂焉。及母卒。兄伯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良

獨食肉飲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毀容。或問良曰：子之居喪。

禮乎。良曰：然。禮所以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禮之論。夫食旨不

甘。故致毀容之實。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論者不能奪之。良才

後漢書列傳卷七十三

戴良

九

後漢書列傳卷七十三

後漢書卷之七十三

卷之七十三

既高遠而論議尚奇多駭流俗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可為比良曰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

帝王紀曰夏禹生於石紐長於西羌西夷

州郡迫之乃遜辭詣府也遜遜悉將妻子既行在道因逃入江夏

山中優游不仕以壽終初良五女並賢每有求姻輒便許嫁踈裳布被行笥木屐以遺之五女能遵其訓皆有隱者之風焉

法真字高卿高一作喬扶風郿人南郡太守雄之子也好學而無常家博通內外圖典為關西大儒弟子自遠方至者陳留范冉等

數百人性恬靜寡欲不交人閒事太守請見之真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為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

相屈光贊本朝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憫然不敢復言音懼

紀具辟公府舉賢良皆不就同郡田羽薦真曰處士法真體兼

四業

謂詩書禮樂也

學窮典奧幽居恬泊樂以忘憂將蹈老氏之高蹤

不為玄纁屈也臣願聖朝就加充職毛詩曰衰職有必能唱清廟

之歌致來儀之鳳矣詩清廟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會順帝西

巡羽又薦之帝虛心欲致前後四徵真曰吾既不能遜形遠世豈飲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隱絕終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

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共刊石頌之號曰玄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

五年以壽終

漢濱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南陽張溫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觀老父獨不輟何也老父笑而不對溫下道百步自與言老父曰我野人耳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奉天子邪昔聖

王宰世茅茨茶椽而萬人以寧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剪今子之君勞人自縱逸遊無忌吾爲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溫大慙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陳留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世黨錮事起守外黃令陳留張升去官歸鄉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班布也升曰吾聞趙殺

鳴犢仲尼臨河而反覆巢竭淵龍鳳逝而不至解在獨今宦豎

日亂陷害忠良賢人君子其去朝乎夫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左傳

曰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阜陶廷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哀哉將性命之不免奈何因相抱泣老

父趨而過之植其杖大息言曰吁二丈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

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毛詩曰嘷其泣矣何嗟及矣言

雖泣而無所及也二人欲與之語不顧而去莫知所終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峴山在今襄陽縣東襄陽記曰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河上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其妻子皆羅拜於堂下奔走共設須臾德公

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故俗人遂謂龐公是德公名非也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荆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謂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

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

子孫乎襄陽記曰德公子字山人亦有令名娶諸葛孔明姊爲魏黃門吏部郎子良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

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

襄陽記曰鹿門山舊名蘇嶺山建武中襄陽侯習郁立神祠於山刻二石鹿夾神道口俗因謂之鹿門廟遂以廟名山也

贊曰江海冥滅山林長往遠性風跡逸情雲上道就虛全事違

塵枉也遠

塵枉也

後漢書列傳第七十三

後漢書列傳第七十三

後漢書列傳第七十三
（The following text is extremely faint and large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t appears to be a biographical entry in vertical columns.)

